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一百十五

書八

與呂相公第一書

與呂相公第二書

與呂相公第三書

與呂相公第四書

與呂相公第五書

與呂相公第六書

與呂相公第一書

伏奉告命除某荆湖廣南路宣撫使顧惟疎拙罪戾之餘何以得此實自陶鎔推挽之賜豈勝感服竊念某累年憂患異于常人瘴癘所侵宿病間作血氣凋

耗心志不寧事緒稍繁即覺方寸憤亂近以所居卑  
濕復得重腿脚軟之疾呼醫用藥久猶未效使之膺  
方面之寄節制數路經營羣盜實難勉強支持必至  
于誤國事力具奏辭免而近降指揮內外官司不許  
收接文字懷之誠無由上達敢望鈞慈矜憐孤跡  
特與將上敷奏許之罷免使得依舊宮祠尋訪藥醫  
以靜養病軀莫大之幸輒以奏狀及錄白副本納上  
某再被都省劄子光廟嫌諱趣上道又蒙誨諭屏去尋常禮  
數感懼良不自勝近年去大夫辭免恩命固有姑以

為禮者如某迂疎見于已試誠不足以當任之重如  
以疾病醫治未痊愈難以勉強力祈罷免非備禮而  
已朝聞命夕就道古人有之然皆素為將帥部曲甲  
兵色、猶具故可如此今朝廷起某于閑廢之中所  
降指揮惟得任士安兵千餘人其餘條具畫一事件  
辟置官吏差復諸色人等應副錢糧起發之類皆不  
該載雖欲力疾上道豈能辦集兼某累年以來遭罹  
誣謗皆駭聞而難堪者朝廷未曾與辨明而遽使之  
當間外之寄尤非所宜提千餘疲卒以臨數十萬之盜

卷之一百一十五  
二  
賊安能有濟敢望鈞慈矜憐特與敷陳追寢成命莫  
大之幸况已有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今又置此一司  
似乎重叠節制行遣一切妨礙使州縣何以遵稟備  
禮置之不若不置之愈也荷相公眷念有同骨肉故  
敢冒昧輒布腹心惟恕亮幸甚情迫辭切惶恐無地  
伏蒙垂諭江浙福建等處盜賊寧靜漸次唯荆湖巨  
盜紛：非重兵不可掃蕩必得孟韓二宣撫引兵到  
彼方能剪渠殄滅內寇既除方圖外患光後緩急之  
序誠如鈞誨所及韓世忠勇而有謀決能辦此外議

恐朝廷別有使喚去處未必為此好切望相公矜念  
荆湖兩路盜之衆不及時討定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惟留意主張毋輟韓侯使副孟參政了此一事為善  
盜賊既定長沙帥守遴選其人置衰疾者于度外使  
得且就閑養異時驅策所不敢辭敢冀鈞念某再拜  
伏蒙垂諭偽齊有不可討之理不萬全不可輕舉鈞  
慮及此天下幸甚兵法知彼知己乃可以戰如誨諭  
所及可謂知彼矣知己則未也自比年以來國勢則  
弱將士驕惰今方漸有振起之意譬猶病人有向安

候正須自養而欲遽與人鬪可乎為今之策莫如自治既平內寇則以料理淮南為先某嘗獻此于左右矣而料理之說必先為之規模六朝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疆藩臣巨鎮布列淮南為之屏蔽也今亟宜擇要害之即以為藩籬而于督府置大帥以總之以今沿江重兵及荆湖將來招誘之眾分屯營田且耕且戰招集歸業之民墾闢耕鑿幸歲一稔積蓄漸充武備修飭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乃可徐議其餘此規模先定之說也近年以來深可惜者淮南諸郡多付

盜賊以為鎮撫使夫建侯于經綸屯難之時固所當為然不因功德而以與不可制御之盜賊責其能布宣德澤于平居無事之時捍患禦侮于倉卒變故之際何可得哉今宜漸收鎮撫使元係盜賊不得已而付之者如孔彥舟輩優與官職駕馭用之而所領州郡擇人為帥漸成屏翰之勢乃可立國至于欲有所為則須車馬甲兵將佐偏裨織悉具備糧食財用種種優裕士氣已振而又有可乘之機會然後可議不然則在今國勢豈宜更有差跌哉此在相公度內乃

蒙下詢故敢竭盡其愚伏幸詳察惶恐惶恐某再拜  
與呂相公第二書別幅

竊觀邸報伏審光膺與冊開府建牙兼將相之大權  
當中外之重寄恭惟歡慶都督特進僕射相公精忠  
許國勲業格天常有親提虎旅掃除氛穢之心果膺  
授鉞齊壇總督中外之命方今時運將康國步猶艱  
必得一代之宗工當王導謝安之任乃能振起中興  
恢復土宇是宜斷自淵衷特頒異數以千載久廢之  
職付之信臣揆垂而仰成也某久荷眷知之隆幸出

指呼之下其為欣抃倍百常情更望益勵壯猷茂達  
殊績以對揚天子之休命不勝頌詠之至某踈拙寡  
與獨荷相公傾蓋相知意氣膈合自經憂患以來尤  
欲退藏省事不謂過蒙獎借今茲恩誤實自推挽豈  
勝悚佩衰病相仍心力凋耗深恐有誤國事輒具辭  
免仰賴敷陳上恩過優不容遜避特遣中使降賜光  
嫌諱遺益深惶懼迫于天威不敢不力疾上道然瘠朽  
之質其實難堪已再具奏乞檢會前奏特賜罷免更  
望鈞慈曲為奏陳俾遂所請以全晚節不勝幸甚仰

恃眷憐謹布腹心敢冀垂念干冒誠不勝悚惕之至  
伏蒙朝廷頒降相公昨任江東安撫大使日陳乞畫  
一指揮許令遵用竊觀其間論請兵及乞差武臣總管  
措置控扼等事可謂周畫事情已比類條具陳請外  
更有小節未備去處亦已條畫申明惟是荆湖兩路  
疆界濶遠接連襄漢四川襟帶江淮二廣為東南上  
流日今盜賊蜂屯蟻結見數者二十餘萬非得重兵  
豈易招捕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將來討定盜賊之  
後還須行朝本路分屯駐防托要害之地以備強敵

非得兵五七萬人安能足用今依畫一內申請才得  
二萬之數又須旋行踏逐閑廢之久亦莫知兵將姓  
名數目所在姑以耳目所及者陳乞止有八千餘人  
惟岳飛及吳錫韓京吳全數項軍馬見在湖南依近  
降指揮合聽其節制亦乞撥充前項數目聞岳飛者  
忠勇持軍頗有紀律輒其奏乞依畫一陳請差充本  
路副都總管敢望鈞慈特賜敷奏俾從所請不勝幸  
甚其將來扼控合用兵數尚闕容到本路續條申稟  
某向者上狀輒以荆湖置兩宣撫事體相妨仰竢鈞

聽伏蒙垂諭兩司不相節制區區之慮正不在此昔唐兵團相公郭子儀李光弼皆在其間而凡節度之師所以皆潰者蓋以節度不專之故今宣撫兩司同在一路招捕賊盜支用錢糧辟置官吏號令平將無緣一一相合朝廷何以責成某已具奏乞許罷免或明降處分將兩司執事區分庶几有所遵守不知朝廷之意以為如何伏望鈞慈早降指揮施行重蒙垂諭且往二廣撫定諸州以俟孟韓回師上荷軫念然事欲求成必先正名：不正而欲事濟之不可得也

今兩司皆是宣撫而兵將多寡事體重輕甚相殊絕深恐深將來虛受其責更望照察有以處之不勝幸甚承都省劄子備奉聖旨令相度行由汀道之任已依稟相度具奏朝廷如欲令速到本任措置本路職事莫如自江西處告以趨衡潭如必欲令取道二廣路極紆遠三部于江西又方著月瘴厲正作之時而英韶循惠間皆有寇盜散處作患其勢非得重兵不可以遽行須就建康處吉等處俟候陳乞踏逐諸項軍馬齊集乃可前進又曹城一項賊馬已犯連賀一廣



兵弱亦須重兵乃可措置招捕若兵力不足未見其可也伏望鈞慈特賜亮察早降指揮俾可遵凜施行行兵之法以財為先蒙朝廷專委荆湖漕臣為應副而漕臣兩員並不知任已于盡一中具奏踏逐到朝奉郎王淮可以倚伏乞差充湖南轉運判官又知鼎州程昌禹任內招捕盜賊循拊兵民頗有勞績近已任深慮別差官未必能如程昌禹欲乞且存留在任伏望朝廷特從所乞俾諸務有所責成不勝幸甚比者上狀人還特辱寵賜教答誨諭周悉眷勞有加

感刻之情難以言喻不審大旆已未起離行闕將來駐師何地如聞少留建康諒惟指畫經略已有成算某竊不自揆嘗以料理淮南以為藩籬蓄銳待時之策獻于左右更望深留鈞意不勝幸甚

與呂相公第三書別幅

不審總統大軍已次何地如聞自鎮江少駐建康伏想指畫已就緒屹如長城盡護江表甚慰中外之望某亦已開司昨晚啟行第以踈拙衰病之資輒當閭外委寄之重愧懼之極夙夜靡遑尚冀仰賴庇廡未

即罪譴奉、之懷非面稟莫既萬一○某憂患之餘  
哀病日加本不敢當數路重寄咫尺天威臨以使命  
不容退避仰恃相公當軸照亮有素勉就職已于  
月之二十四日開司擇五月六日啟行種、皆旋辦  
集殊覺費力任士安兵千餘人逐急分作三軍數百  
人不成部伍平時使將帶之任固無不可今荆湖二  
廣盜賊如林非得重兵何以鎮服又蒙指揮取到廣  
東撫定諸州今費成一項賊馬已破連賀侵番禺其  
衆十餘萬除老弱婦女外少壯能戰者不下三萬人

提千餘人豈能使之畏威懷德肯就約束切望相公  
垂念檢會某畫一近奏依江東安撫大使已得指揮  
所踏逐兵早賜差撥如其間已有占破者乞自朝廷  
差別一項近上統制官自成一軍者付某使喚不勝  
幸甚○得廣東報曾成軍馬已抵賀州占據懷集縣  
係廣州屬邑不數日可至番禺林師以統兵岑首捍  
禦為名不在城中誰與固守勢殊可慮得密院近降  
指揮曾成如犯廣南令岳飛追襲掩擊深慮勢力不  
敵未能決勝非得韓少師率兵一行恐難制其死命

緣廣東非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路分乞自朝廷降  
指揮令不拘路分前去招捕庶几有濟如蒙朝廷差  
撥人兵齊集亦可自英韶前去以遏其衝與韓聲振  
相接但相司不相節制須得指揮令同共措置為善  
申都省狀論之甚詳伏幸加察焉○申都省狀五件  
想相公業已起離行在則錄一本致左右伏望特以  
一言奏上庶几淵衷取信朝廷一一應副施行非特  
某蒙被大賜而已幸冀照察

與呂相公第四書別幅

竊承大旆已起離行闕不審總帥今次何地方此隆  
著伏惟衝冒跋涉有勤與衛精忠許國竊許不以為  
勞也規略之遠佇觀恢復迄用有成以隆宗社無窮  
之基以慰四海傾徯之望無緣躬受約束但有瞻跂  
某力疾上道已次南劍閑廢之久乍總戎律殊非所  
直加以勅置一司種、旋行辦集尤覺費力以綿薄  
而當委任之重夙夜震懼不遑寧處數日來鬣髮皆  
白精爽皆耗乃知憂患之餘所傷已多不可勉強如  
此荷照知之厚不審蒙矜念否近具畫一申請兵糧

之類至今未奉朝廷回降指揮引領望之以日為歲  
日被密院劄子令處置諸路盜賊亦得荆湖廣南州  
郡文移乞發援兵本司目今得任仕安兵總千餘人  
無可分撥不過行移劄牒備禮而已當職任而無實  
以稱之良自愧忤敢望相公時留鈞念無推挽之于  
前而使之顛沛于後幸甚幸甚○密院劄子有旨令  
某徑詣廣東保護本路已依稟迅速前去然曾城賊  
馬侵犯廣東近在數程之間而某置司之初總兵上  
道其去廣東遠在數十程之外使賊采猖獗安能有

及又所將帶任仕安兵除輜重火頭外結成隊伍不  
滿千人縱使奔趨到彼疲乏甚矣以千兵當千萬之  
衆其何以戰非得朝廷應副前奏所踏逐兵稍成軍  
容勢決未可輕動如蒙敷奏俯從所請遣韓侯行使  
與某共同措置即由南雄英韶控趨番禺循海潮惠  
一帶勢便安枕可以責辦軍賦會合岳飛許中之兵  
三道掩襲決有可勝之理荒無有出于此者惟宰相  
公無念○近得廣東林師報曹成賊馬既破賀州遂  
犯封連亦聞有就招撫之意雖賊情狡獪不可信伏

然因而撫之使果能改過自新夫復何求尚或疑貳  
俟廣東有備困而圖之亦為未晚昨日奉密院劄子  
孟韓令二帥分撥軍馬應後岳飛會合廣西許中兵  
夾擊期于淨盡擊之是也第恐廣東有未備賊逼重  
兵必乘虛以犯番禺林帥既以提兵防托為名不復  
城守深慮失番禺則其餘州郡望風奔潰為害有不  
可勝言者今日之策非得韓侯親提兵以臨之未見  
所以挫遏賊鋒保全二廣之計某已具奏乞韓侯不  
拘路分前去與分撥軍馬意已相合但遣他將不若

韓侯自往之萬全必待他日二廣殘破而後遣則無  
及矣僭易惶恐惶恐○相公都督中外委任之重眷  
倚隆矣然依者猶謂王導謝安昔去此職初不去朝  
蓋艱難之時幹旋機柄進退人材規模遠略以圖恢  
復皆當處中以制外擇任將帥如腹心之使股肱乃  
為得計區、前書所以言相公不可一日去上左右  
者正為此也其詳更托李參議道鄙意幸望鈞察僭  
易悚息悚息○朝廷初議欲以廣南財賦經理荆湖  
所以使其由廣南之任者欲令與孟參連避而已今

則不然荆湖巨寇反在二廣某之此行又令保護與  
廣東元降指揮殊為不同非得重兵其何以濟正猶  
疾病証候既變則所以治療之者亦有可執伏望相  
公特為以此意曲為敷奏如蒙朝廷應副使可圖尺  
寸之效則雖觸隆暑冒煙瘴以赴一方之急所以敢  
辭也伏念留念

與呂相公第五書別幅

不審大旆今次何地果于何地置司傳報不一皆未  
敢以為信然顧惟長江表裏遠暨荆湖盡屬部封防

秋已迫當使號令絡繹于路得以遵稟約束預為隄  
防以免疎虞且知大府次舍所寓緩急有所控訴莫  
大之幸方今強敵未衰借竊密邇日有窺伺東南之  
意明斥候廣耳目多遣間諜以知其情最為急務至  
于警急之報亦宜密切行下諸路俾得先事為備伏  
望鈞慈特賜鑒念○某總師已決建昌南豐本欲取  
便道贛上為廣東之行忽被受金字牌降到指揮以  
曾成已受招撫令徑往長沙之任及催促孟韓二帥  
措置事宜交割與某訖發赴行在韓侯一行軍馬就

建康駐劄岳飛亦有屯駐九江指揮事體與日前措置頓然不同莫知所謂豈江北之有警故耶孟韓又駐廬陵以時暑之故未曾措置盜賊獨曾成一項為飛岳所破餘黨有就宣撫司招撫之意未知今復如何其餘劉忠李宏楊華雷進楊么鍾相殘黨皆負固自若馬友之徒亦未曾放散今名將重兵一旦盡去以二千餘萬盜賊交割與本司使以所得數千烏合之衆當之其敗事必矣輒具奏及中使司乞存留岳飛于潭州駐泊聽某節制使率馬友以計劉忠決須

成功自餘群盜皆可以次招捕雖二大帥班師未有害也不然實難以虛受重責亦具中稟敢望鈞慈留念不勝惶恐謹越之至某拜啟上

與呂相公第六書別幅

昨孫宣幹行并續差使臣兩具箋牘候問記室必獲呈况道塗擾、且苦疝疾不果以時布起居狀第勤瞻詠近見邸報伏承有賜環之命及得金氏牌降到七月二十五日樞密院劄子伏見簽押竊審已還廊廟處中制外深得晉朝王謝總統之意天下幸甚其

蒙眷最厚方懼迂疎不勝閫外之寄以速官謗聞命  
欣躍實倍常情敢冀照察○不審近報復如何士大  
夫見召韓侯之遽物情頗擾然安知其非以虛聲擾  
我正當定以應之耳錢塘固非鑿與久駐之所然在  
今日未有能勝之者何哉江左形勝之地在建康然  
非料理淮南藩籬已固則建康未可都其次莫如長  
沙有重湖之險有沃野之饒襟帶江淮控引川廣接  
連震漢異時恢復中原必自此始然累年為盜賊占  
據州縣殘破民力凋弊非假以歲月拊循整葺未易

就緒目前便于漕運以重養兵捨錢塘何適福建川  
廣皆為無策非計之得也駐驛之地最第一義必定  
于無事之時有警急然後圖之則無及矣某竊不自  
揆嘗草具其說欲獻于上以禪廟堂之未議又恐僭  
易未敢妄發如蒙鈞慈許其中陳續當編次膳寫以  
進惶恐惶恐○伏蒙朝廷存留岳飛一軍于本路屯  
駐且令聽某節制仰荷鈞念豈勝銘佩本路盜賊馬  
友李宏雖已捕殺而其徒黨猶存曾成劉忠雖已破  
敗而其酋首尚存至于楊么楊華雷進鄧裝鍾相殘



黨出沒作過殘破郡縣皆自若也岳飛一軍終恐不能久留本路而其所得軍才及七十餘人除輜重人從疾患孱弱者其堪出戰者不過僅數千人何以鎮壓兩路且為防秋之計惟韓京吳錫吳全三項軍馬共數千人遠在湖南已得旨撥隸本司續有指揮令隨岳飛往江州屯泊却令本司勾抽程昌禹下杜湛人兵使喚今昌禹再任鼎州不可闕兵杜湛等自不可勾抽而岳飛復留本路則韓京等三項兵馬却合撥還本司已具奏申明啟望鈞慈速賜行下所以必

整會于今日者恐岳飛朝廷將來別有差使又欲拔之以臨行時艱于陳請也喋喋不勝惶恐。昨蒙朝廷許依相公在江東日畫一指揮踏逐差兵二萬人數內踏逐辛企宗軍馬但欲得其兵非欲得企宗也近已交割到二千餘人外尚有一千餘人精銳軍馬為福建等路宣撫司揀擇勾抽將帶往湖南路本司已得旨全數盡撥還累一閔送皆不報不知班師日依舊占恡不遣不免再須于告朝廷蓋不得此千餘精銳人兵其餘皆揀退孱弱者無所用之又有馬百

餘足本司諸軍全無馬此尤不可輟者先具稟知  
幸弱鈞察企宗以病乞罷欲乞宮觀或尋醫退亦佳  
矣已具奏聞敢望速賜施行幸甚幸甚○荆湖兩路  
連年為盜賊殘破公私匱乏福建等路宣撫司屯兵  
月餘日費錢三十萬貫米五萬石公帑既空悉取于  
民近又科擄設錢二千萬貫皆出于潭之諸邑而諸  
郡所取又不在此數大抵不下百萬民不聊生某到  
任之後並未有分文顆粒可以贍養軍馬民間既難  
復取州縣又無見存雖已遣官往二廣剗刷道里遙

遠豈能濟目前之急累具奏祈告朝廷乞于江西鄰  
郡撥米五萬石錢十萬貫應赴急關至今未蒙回降  
指揮今再具乞奏就袁州撥米順流良便及其摧貨  
物轉運司撥錢應副庶几不致闕悞矣仍乞以上件  
錢米充歲賜之數敢望都督相公以兩路為念特賜  
矜從不勝幸甚○近于建康府會到都督相公昨任  
江東安撫大使日畫一指揮數內兩項合行申陳一  
項係朝廷應副全裝甲一千副又給祠部五百道變  
轉下諸州製造一項係于歲賜錢內撥錢十萬貫充

回易本司所得歲賜錢米通計一歲用度所缺尚多  
犒設將士之類若非回易決難應副乞依例撥錢十  
萬貫充回易各具奏聞敢望鈞慈特賜敷陳期于必  
從不勝幸甚此等事若非都督相公熟于兵間豈能  
洞見利害無似遂得依傍至計以免曠失感服何窮  
伏冀照察朝廷所恃兩司者初無彼此而州縣諸司  
種：觀望妄生分別殊可笑怪謂如辛企宗一軍撥  
過本司則吉州更不批支錢糧方支衣絹差撥文字  
到則更不支給昔人謂廩賜不均其何以戰小人之

志衣食而已厚薄如此安得不為之動心坐此亡去  
者數百人皆為他軍以錢絹招誘軍政之壞莫有甚  
于此時朝廷所當留意也某見所統兵並未曾支請  
春冬衣赤露藍縷無可裝着天氣尚寒深屬不便累  
具奏乞于吉州封樁上供絹內撥賜二萬匹應副支  
給伏望矜從不勝幸甚噤：于冒惶恐無地。輒具  
短章叙謝具致區：之懇意在卒章伏乞特賜鈞覽  
矜憫哀病憂患之餘難以復當軍旅之事奏疏將來  
到日曲加敷陳必冀從允不勝幸甚然某竊慕古人

一日必葺之義在本司一日亦須扶病措置不敢弛懈伏幸照察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十五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十六

書九

與呂相公第七書

與呂相公第八書

與呂相公第九書

與呂相公第十書

與呂相公第十一書

與呂相公第十二書

與呂相公第十三書

與呂相公第七書別幅 衡州

某少留衡陽候委官葺理諸軍營房更數日間即如長沙本路事一面于此措置但州縣官吏類皆權攝

累年以來民戶困于科須盜賊仍舊猖獗兵將卑弱  
錢糧空匱殊未知所以料理之說藉伙目前竭力擘  
畫粗可支吾萬一將來倘北方有警強敵分頭入寇  
不知使之何以扞禦中夜思之不寒而栗非敢愛身  
惟深懼無以仰稱朝廷委任之意今幸都督僕射相  
公還歸廊廟處中制外敷布宏猷洞見萬里故之情  
故輒敢逐一申陳伏望鈞慈將賜矜察不勝幸甚

某再啟本路州縣官類皆權攝往有出于孔彥州  
馬友之手者因緣科敷與公吏通同為姦皆去其籍

不可究治夏秋正稅却更不行催納正稅則有簿歷  
拘收難以作弊科敷以軍期急迫為辭無籍可考又  
于田畝土大播數目不復會計合用之數形勢公吏  
之家例皆不納所納者皆負下戶催及數分則又住  
罷其餘皆暗賞既受公然入已民力重困逃去倒戶  
者不可勝計某入境之初首罷科敷嚴加約束將紹  
興元年以後未納正稅與折敷配今年正稅却令依  
限催理庶几官吏可以察治民漸復業伏幸鈞察  
近蒙朝廷差撥岳飛一軍存留本路措置盜賊專聽

某節制方幸有可倚伏忽聞以岳飛奏報本路群盜  
已是靜盡却有指揮依舊屯駐九江殊失所望本路  
盜賊馬皮李宏雖已捕殺其徒黨依舊散漫虜掠作  
禍曾成劉忠等雖已潰敗奔散而其酋首依舊擁眾  
自若近據探報劉忠在岳州境內據胡家寨招集餘  
黨及亡命已結五十餘人董收以福建等路宣撫司  
為名招收接引曾成王方自辰沅州前來稱十餘萬  
人借使虛張人數亦須實有數萬而董收欲以三百  
親兵彈壓恐無此理深慮賊情狡獪復有窺伺湖南

二廣二意所以深欲得岳飛兵來了此一事并其餘  
楊么之徒人數亦自不少措置一兩月稍見次第則  
移屯九江未晚今乃聽其憚行欺罔之辭不覆覈實  
前命方行後命已改諸將欲自便者其誰不然某恐  
自此號令不行于將帥矣僭易及此誠惶恐惶恐  
岳飛一軍本司累具申奏祈告朝廷方蒙矜從今以  
飛片紙虛辭即行改命竊恐朝廷所以待大帥與武  
將者輕重不倫為有識者之所窺測若且下本司體  
究著實然後降旨似為得體幸望痛察今飛若果已

別降指揮不敢再三煩紊朝廷只乞依舊撥還韓京  
吳全二項軍馬庶几目前且可支吾不然決難自立  
兼韓京吳全等以飛強奪其人馬有隙皆不願從之  
抑使往即復為盜無疑有乞回避狀備錄申密院併  
望鈞慈本司現管兵二千餘人得韓京吳全等軍可  
及萬人比元數闕少尚多敢冀垂念得差近上兵官  
如王瓌之類一軍前來誠為莫大之幸惶恐惶恐  
本路州縣連年遭盜賊殘破蹂踐之後又應辦大兵  
錢糧官司空匱乏科取于民間姦吏乘時哀斂民力

重困又別無生財足用之道惟是前奏乞依江東安  
撫大使例撥錢回易及今奏乞于權貨務依廣東鈔  
鹽例入納鈔而錢般運廣西鹽赴本路出賣一使民  
不食貴鹽二可以抑私販三則收其贏餘可以養兵  
不科取于民而用度自足皆于朝廷惠而不費又于  
鹽法並無妨礙伏望相公力賜主張不勝幸甚 本  
司人兵今年春冬衣賜並未曾支請赤露襤褸如丐  
者然天氣日已漸寒誠恐衣食失足東逃西散者為  
多本路軍衣素仰給于湖北今不復有無可擘畫去

處累具申奏朝廷乞降指揮于吉州封樁絹內支二萬匹應副支遣敢望鈞慈速賜施行不勝幸甚廣西撥馬及許全委官收買一事併乞垂念不宣

已作此書未遣人間使臣自行在還伏被教賜仰荷眷與之厚竊審鈞候一成康復下情感慰之至伏蒙垂諭存留岳飛軍馬本路出自鈞意非都督特進相公練達遣事洞見機會何以及此今既復爾必有深不以為然者決難復回若得撥還韓京吳錫吳全等軍馬貼助單弱之勢尚可支吾目前不然其何以能

立功伏望相公力賜施行不勝幸甚荆湖雖遠然手足之與腹心同為一體豈可遂置之度外哉凡申陳一件切事件具劄子拜呈敢冀留念

與呂相公第八書別幅

潭州

某留衡陽兩旬彈壓曹成自徑路趣江西幸已出境錢糧之類皆本司趨那應副斂不及民適馬友下潰兵二萬人餘自江西復入本路連破瀏陽醴陵衡山諸縣遣人招撫不肯聽伏焚掠四出人情惶駭某自衡陽移師衡山與其寨柵相去三十餘里夜遣兵將



渡江晨扣巢穴賊衆初猶抗拒既知勢力不敵遂束手自歸除放歸散老弱外得強壯者有六千餘人分隸諸將訓練尚有二千餘人遠去打虜未還將盡得其老小已分兵討捕招撫勢須聽從入境之初一舉幸勝皆鈞芘所及湘鄉安化間有一項五千餘人亦馬友之衆劉陽有一項二千餘人乃韓世忠下統制官解元管押去李宏劉忠之黨至岳陽俱已潰散復作此禍當次第遣兵措置將士功狀旦夕奏請望賜鈞念庶几可以使人先此布懇惶恐惶恐

本路盜賊除馬友李宏下潰散人兵外土賊有楊么雷進鄧裴彭友等數項內楊么最為劇寇擁衆數萬占據重湖綿亘千里為鼎澧潭兵數州之患憑恃險阻舟楫之利出沒作禍官軍罕得其便又以妖說惑衆愚民樂從其勢滋長雖已遣使齎勅榜黃茲招之決未肯聽從近又得榜文數道詞語不遜尤甚非得重兵討蕩其患未已議者謂冬深春初水涸之時正可進討須得水軍擣其寨柵逼令遵陸官軍乃有決勝之理水軍吳全元隸奉司近隨岳飛往江西現今

端開未有使喚去處敢望鈞慈特降指揮令吳全留老小子江西統率人兵赴本司使喚候討藩楊么了畢却往江西未晚機會不可失願賜裁處幸甚幸甚潭州累年以來為盜賊所據有權通判張投與孔彥舟馬友交通挾賊之勢恣為不法權長沙令使臣林之間等為之无瓜科率錢米多入其家公然田置買田宅書填官告出賣入已贓汗狼籍以鉅萬計莫敢誰何本路權攝官乘時據攘雖皆有情弊然此兩人為之寇捨而不治何以懲奸已扞按發付之有司俟

獄具即以奏聞其人猾甚且復多金深慮有為之地者伏望僕射相公特賜照察候案上取旨重興行遣為國本計亦庶几為姦贓吏之戒不勝幸甚惶恐潭州自從為金人焚蕩之後孔彥舟馬友李宏相繼占據破殘尤甚官府廨舍倉庫營房率皆無有城壁摧毀棲櫓一空皆須旋行葺治錢糧闕之目前養兵猶懼不給民力困弊又難科須而城壁營房倉庫廨舍皆不可緩者輒其奏聞乞降祠部紫衣師號變轉修造假以時月庶几漸見次第敢望鈞慈特賜應副誠

為莫大之幸

鼎州程昌禹累年捍禦盜賊頗為宣力近見邸報方為朝廷然窘急已甚誠難支吾奉司已逐急趨那三萬緡濟其缺乏此外非力之所及敢望自朝廷特與應副幸甚幸甚禮辰沅靖州去鄂渚極遠道途又為楊么梗塞不通如蒙指揮令提舉兵馬盜賊公事聽其就近節制責以平賊實為便利併乞鈞察所知某憂患之餘與世寡合不當復出徒荷相公照知之厚推挽之力黽勉來此以衰病迂愚之資當數路兵

民之寄決難勝任第以乍到未敢遽然有請止俟過

防秋盜賊稍息即丐閑散以從素志素蒙亮察敢布

腹心伏幸矜念○本路錢糧匱乏全仰漕臣措置應

副侯懋去此幾年

光宗嫌諱

書猶未至聞以母老丐宮祠

已得請尚未見報孟參政昨在本路差左朝散郎新

提舉廣西左右兩江同事公趙志之權其人實有心

計通于財賦敢望鈞慈特賜陶鑄贊黃

光宗嫌諱

書改差

闕已差下范渙却令改替志之庶几伏其才力可以倚辦協濟國事不勝幸甚伏幸垂念干冒惶恐之至

與呂相公第九書別副

月之初間遣使臣修記室之問竊計已塵鈞覽專人  
至特蒙教賜仰荷眷予之厚伏承誨諭早到長沙尤  
佩至言至意某八九月之交少留衡陽彈壓曾成出  
境即趨衡山親遣兵將招降步諒下潰兵事畢遂星  
馳入長沙交割將及兩月矣諸處作禍人兵收拾殆  
盡羣盜稍息民漸比居歸業皆自底休之賜豈不知  
幸引領門牆第深依仰之至

某近者輒以良病不堪闕寄仰瀆鈞聽復丐宮祠必

蒙矜亮曲賜陶鑄重念某憂患異于他人誣謗至今  
未息實不可任軍旅之事徒荷相公推挽之力誨諭  
鄭重不敢不行冒暑遠涉中途忽然得疾恐復有避  
事之嫌未敢遽以申請今扶持到本路已幸累月賴  
朝廷威德盜賊漸息歸民俾得少安北方無警急之  
報借此可以乞身養痾林藪敢望曲予周全始終賜  
以保全晚節使進退之際粗有可觀不為世所指議  
莫大之幸惟恃眷照敢布腹心惶恐無地

與呂相公第十書別副

北遣使臣上狀伏計已塵聽覽被受尚書省劄子罷  
宣撫使荆湖南北廣南東西各歸逐路帥司已遵依  
施行綿力薄材得釋四路重實寄自鈞芑豈勝感幸第  
元降指揮荆廣宣撫司係依相公作任江東安撫大  
使畫一則例辟置官吏差撥兵將支用錢糧人數今  
既罷宣撫司止充安撫未審官吏兵將錢糧合如何  
措置除已逐急改正司名一面節次具奏聽候朝廷  
指揮外伏望鈞慈早賜詳酌降下使有所遵守幸甚  
荆廣宣撫司昨得指揮差兵二萬人節次蒙朝廷撥

到一萬餘人自至湖南招降步諒安鎮王進等兵揀  
擇強壯者分隸諸將已及二萬之數上流重地此屯二  
萬固不為多然非藉二廣通融應副而以一路殘破  
州縣財賦養之決至闕乏人心皇皇今宣撫司既罷  
現在兵將來奉朝廷指揮如或存留本路彈壓恐須  
減發別承差使庶几錢糧不至窘急已其中文陳請  
申明更望鈞慈特賜裁處不勝幸甚  
本路作禍潰兵多係曾成馬友下人某自到湖南九  
月間在衡陽彈壓曾成出境既而移師衡山親遣兵

將招降到馬友下步諒安鎮等并老小計二萬餘人  
十月間初次長沙即遣兵討七星寨正進王俊等招  
降到王進三千人王俊以二千人逸去侵犯邵州再  
遣統制官吳錫討捕殺戮千餘人餘黨悉降自今境  
內作禍潰兵並已撲滅淨盡一路幸爾寧帖皆自鈞  
芘所及見報朝廷差姚舜明侍郎湖南招收盜賊不  
知何謂然姚侍郎練達軍事雅有將帥雄才某現以  
衰病具奏復丐宮祠如蒙鈞慈即以代某使早得脫  
此重任誠為莫大之幸不然鼎州程昌禹亦其人也

仰恃眷照輒敢冒昧惶恐無地併乞垂念

前書輒布懇悃仰瀆鈞聽素荷照知必蒙垂念業已  
兩具奏聞復丐宮祠以養衰疾今再以劄子浼呈得  
早賜陶鑄不勝幸甚重惟誤思之初蒙諭以朝受命  
夕引道之義不敢辭難力疾此來今幸賴朝廷威德  
廣遠盜賊救寧北方無警急之報可以乞身進退之  
節始終其賜實有望于左右也干冒不勝惶恐之至  
宣撫司之罪不為細故兩奉教墨皆不及之不知何  
謂第深惶恐蒙諭益忝嘗論湖南之事不緣此否其

素辱孟參相照但近因朝廷撥兵分守將椿留錢糧不免移文從之又過吉州日韓球并守俸不肯應副錢糧嘗勾决人吏造言譖愬聞孟參亦頗云：前書已嘗縷布正恐造膝之間有所議論敢望鈞慈洞照特賜辨明不勝幸甚仰恃厚眷輒敢及此悚皇之至總戎之難相公之所諳練今聚兵二萬大半皆招降新附之人一旦改司事權盡去錢糧缺乏將士解體官屬悉罷獨留一衰病書生不知使之何以彈壓萬一少有變故區：一身原不敢自愛但恐有誤國事

上負相公推施之力此所以夙夜震懼而不遑也敢望鈞鑒矜憐特為敷奏俾從所請早得罷免佩荷厚德靡有窮已異時有所驅策所不敢辭伏乞垂念其賜書竊審動靜下情感慰之至伏蒙垂諭漳置糧米二千石至鼎州應副徽猷一行人兵已令益陽縣令椿辨自益陽至鼎才三程可以搬運伏乞鈞悉某自到本路以鼎州闕乏輟銀一萬兩米一萬石以助之近聞又有旨以益陽財賦撥與鼎州長沙諸邑類皆殘破目下養兵既無二廣之助又失益陽决致

窮迫已具申陳敢望裁察防江有備北邊無警皆出自相公威德所及更冀益究遠圖以副中外之望

與呂相公第十一書別幅

近遣使臣累修記室之問竊計一一塵浼鈞覽歲籥將終江北無警中外晏然惟惟幄所衡宗社允賴天下幸甚更望上體眷注精調鼎茵益究遠圖茂對光寵以副具瞻不勝願頌

近承密院劄子摧督招捕盜賊某自到本路夙夜究心措置仰賴朝廷威德又將士之力前後七捷除殺

獲外招降到三萬餘人揀汰老弱放散騎虜得強壯凡萬人分隸諸將此曹皆東北無所依歸之人縱之使去又復為賊盜已刺手背團結與舊兵同為隊伍逐日訓練假以時月皆當為精兵矣目前境內幸已肅清惟楊么據重湖之險在鼎岳間彭友鄧裴巢穴榔虔境上馬友劉忠潰兵尚有往來出沒袁吉界者須鄰路會合乃可討捕已逐一具申稟伏乞鈞照湘湖之間累年以來為羣寇所擾困于科敷民多流徙邇來盜賊稍息別無重斂已漸歸業田疇郊野悉



已耕墾道傍有起屋而比居者涵養年歲間可望復舊第控制上流重地不可闕兵養贍兵將錢糧誠為急務恐須上煩朝廷經度耳取過目前何所不可如欲真為控制之計恐非如此所能辦也某早晚去此更望相公隨時深留鈞念幸甚幸甚冒昧惶恐

某前書輒布懇悃仰干鈞聽欲復丐宮祠以便衰疾荷眷照之厚必蒙矜從然尚未被命尤切震恐日來所苦加劇以見總軍馬不敢在告將理勉強治事實難支吾深慮有誤國事為相公推挽之累輒再具劄

子拜呈敢望鈞慈特為敷奏早賜陶鑄不勝幸甚

某孤拙之跡憂患異于他人此相公之所素知昨者誤恩付以湖廣兵權重寄惶懼不敢當蒙上遣使趣行不容遜避又承相公誨諭再三故力疾就職既到本路日群盜滿野未敢遽有所請今幸半年之間招捕盜賊漸已靜盡民稍安逸可以乞身故敢冒昧伏望鈞慈曲賜矜從如已差下人亦告指揮催促前來使衰病早得脫此佩荷厚德何有窮已伏乞垂念輒有少懇干冒鈞聽荆廣宣撫司昨辟陳公輔充參

謀官梁澤民充參議官已隨司罷訖既誤其遠來又失舊任殊用自愧敢望陶鑄公輔依舊官祠澤民一本等差遣照劄得付下不勝幸甚謹拜呈伏冀除念與呂相公第十二書別幅 正月二十三日啟上  
某屢布誠悃仰干仰鈞聽欲復丐官祠退歸山林以養衰老章上已久至今未聞成命第深震悚顧孤拙之跡棄荷相公知照諒蒙始終賜以保全使孤拙得以盡進退之義更望速賜垂念不勝幸甚  
本路盜賊仰賴朝廷威德招捕悉已靜盡惟江西袁

吉接界尚有數項潰兵出沒作禍已分遣兵將屯駐瀏陽醴陵攸縣諸邑及檄江西亦屯兵于萍鄉萬載新興等縣庶几表裏易為招捕管內州縣流移之民漸已歸業野外田疇開墾殆徧今歲如得一稔瘡痍有可瘳之理此皆相公經綸調燮之放遠方幸甚更望益勵壯猷振起大業以福天下區區願頌  
近被旨今節制劉洪道解潛程昌禹所遣軍馬會合討楊么已被諸路及遣本司統制官吳錫等由陸路破其蓮塘數寨俘獲甚衆程昌禹所遣杜湛亦屢捷

弟劉解相去稍遠恐未必能如期鈞見叛造戰艦漸成次第所乏者水軍耳伏蒙垂誨許差崔增一軍前來仰荷留念春生漸生二三月間正可深入討蕩過此恐散漫難制敢望指揮早與發遣不勝幸甚某雖朝夕去此本路利害所係不細故敢免聞伏乞矜察近得指揮就廣西起發軍馬同討武岡徭賊朝廷措置事宜誠為籌畫盡善廣西軍馬既到本路竊恐亦合依鼎鄂荆南例權聽本司節制具狀申稟敢望早賜行下不勝幸甚冒昧惶恐

與呂相公第十三道別幅

二月中浣之九日

竊見邸報以言者論列有旨特差宮祠不勝震懼重念某憂患餘生罪負深重招致言人不敢自明上恩寬覆米遽竄強止處之閑地仰戴天地之德第深感涕自非都督特退僕射相公矜憐有素曲賜保全何以得此慙荷之情無以為喻祇俟折彥質到交割訖退歸山林杜門屏跡者念愆咎伏望鈞慈更賜照察惶懼愧汗不知何所云惟僕射公垂念焉某待罪湖湘踰半年矣常懼顛覆上誤國事今者蒙

卷之一百十六  
思得釋重寄慙荷何言所有自到本路招捕作禍潰  
兵盜賊頭項人數及現管軍馬錢物數目開具奏聞  
并申樞密院敢望鈞慈特賜照察不勝幸甚

昨者招捕到步諒翟忠安鎮王進王俊等作禍數頭  
項潰兵輒以功狀上之朝廷顧某雖以罪罷而將士  
之功不當使緣某而廢敢望鈞慈矜念特與將士推  
恩庶几有所激勸不勝幸甚所有後來節次招捕立  
功人乞降指揮折彥質次第保奏冒昧鈞聽惶恐無地  
湖南諸頭項潰兵招捕悉已靜盡惟此有楊公而武

岡徭人出沒作過勢頗猖獗雖隨宜措置旋創戰艦  
水軍及分遣兵將前去應援深慮占據險阻未易掃  
蕩此二事更望朝廷留意一路幸甚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一百十七

書十

與秦相公第一書

與秦相公第二書

與秦相公第三書

與秦相公第四書

與秦相公第五書

與秦相公第六書

與秦相公第一書別幅

某比者蒙恩有荆湖廣南宣撫之除顧惟罪廢之餘非陶鑄推挽之力何以得此第深感懼重念某自罹憂患于今七年奔走江湖嶺海之間繚絡數萬里未

嘗息肩前年秋歸自海上挈族如閩中又值盜賊之  
擾遷徙不一未嘗奠居加以染瘴癘感卑濕疾病交  
攻無旬日之安而前此遭罹讒謗積憂薰心志慮不  
寧動輒煩憤使當方面之寄必致乖錯以誤國家大  
事已力具奏辭免異蒙上恩追寢成命而近降指揮  
內外官司不許收接文字懇迫之情無得而達再四  
思之惟有干冒仰冀矜察輒以奏狀及錄白副本納  
呂相處伏望留念特與將上曲賜敷陳遂其所請不  
勝幸甚干冒惶恐之至

某被都省劄子

光宗嫌諱

趣受命就道及蒙誨諭不必禮

辭再三時方多艱宜效古人朝受命夕引道之義感  
懼之情良不自勝近時士大夫辭免恩命固有備禮  
者然難進之意猶賴此以存至于自知其不可而固  
辭則與夫備禮者又不相若古人朝受命夕引道如  
郭子儀高崇文之徒皆素握兵柄部曲將佐車馬器  
械種：畢備故聞命亟行非獨忠義所激亦蚤正素  
具乃能如此今閒廢之人色：皆然朝廷所降指揮  
初得高舉兵七千人繼即改差任士安止千餘人其

餘辟置官吏應副錢糧條具畫一之類並不曾談載無由施行雖欲力疾之道勢不可得况某瘴癘之染已深誣謗之言未白使抱病提千餘疲卒以臨盜賊數十萬之衆安能有所濟哉不自量力黽以勉行不過復如此子謹耳某初不敢自愛恐為朝廷羞此所以聞命惶懼而不敢承乏也竊望相公垂情加察朝廷既置福建江西荆湖東西路宣撫今又命某宣撫荆湖廣南兩司同在一路節制不一行遣不同不知使州縣如何遵凜此又大不可者孟韓二帥既次荆

湖盜賊平定之後長沙之帥亟宜遴選其人願且置

某于度外俾早得脫此養痾山林誠為莫大之幸

伏蒙誨示議者欲某有所辟置委光廟嫌諱樸之佐以濟

實效李泰發尚書亦以書及此意仰佩眷顧良以為

愧某靖康中被命宣撫河北河東兩路辟置官屬如

范世雄充叅謀官郭執中王以寧充叅議官田亘韓

瓘鄒柄詹大和充機宜梁澤民趙栴趙戩張叔獻陳

湯求充幹辦公事張收黃鏗陶恢張光等充準備差

遣不過十五六人其餘皆因种師道之舊惟以何大

主為主管文字使掌表章而大主文人輕俊館中士夫多不喜之造謗者遂有輕脫于河內之語而議者今猶未釋是以一大主掌表章而為眾人之累也數年來凋喪之餘僅有存者不知眾所指目為誰朝廷今日正當以覈名實為先務願相公試博詢之有以垂諭某雖以衰病力辭期于得請然承命自改益以知去為艱所欣願也伏幸照察不勝惶恐

伏承垂諭殷拳朝廷措置之意欲以二廣理荆湖漸通京西南北以接陝右規略遠也然二廣素號瘠薄

賦窘乏加以比年應副朝廷須索尤為空匱而荆湖濶遠盜賊繁多養兵賑民恐非通融廣中財用所能辦濟當更益以江西鄰近州軍錢米度几可為至于因避虜之北人今為寇者誘之歸鄉自非臨以重兵收還權柄擇精銳者勒成部伍使聽號令有不能也招離散之遺民令羸餒者勸之耕鑿自非施以實德蠲減租賦擇貧窶者貸以種糧使安田畝有不能也國步艱難之際輔相侍從之臣爭任重責而某以衰病之故力辭朝廷恩命負罪誠已多矣然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孔子取之憐之心惟相公亮之而已  
契勘某自建炎元年八月內乞罷右僕射執事蒙恩  
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任便居住乘舩  
欲歸常州無錫縣居止十月間至鎮江府聞有辛道  
宗下叛兵自秀州作禍逆遷由蘇常前來即雇客舟  
由大江內以歸初不曾與辛道宗下叛兵相遇當時  
某弟從事郎綸在無錫縣與知縣郊漸商議說諭叛  
兵不曾焚毀邑屋某是時方到鎮江府初不與知言  
者乃謂某遣弟迎賊傾家貲犒設製緋巾數千頂以

與之實為不根坐此落職鄂州居住行辭者至引漢  
棄京房唐誅元載等語以實其事今來蒙恩宣撫荆  
湖正是盜賊區宇馬友曹成李宏楊華劉忠雷進韓  
京吳錫等擁衆多者十數萬少者亦數萬人跨據州  
縣遞相屠掠其餘盜賊千百為羣四路作禍殘害生  
靈者不可勝計若不宣國威靈廣行招誘則何以仰  
副委使輯綏一方緣有前件人言未曾辨明于今來  
職事實有相妨又自建炎二年責居鄂州又移澧州  
感恩念舊杜門循省不見賓客至于世故人情百念

灰冷豈敢復與言者乃謂某資囊士人上書詆計朝政以圖復用非置之海島使與中原士大夫相絕則是朝廷之禍難未已坐此責散官安置萬全軍今來蒙恩宣撫荆湖廣南四路當盜賊猖獗民力凋瘵之時若非與賢士大夫相接議論商確休戚利害而力行之廢几毫髮之補則何以仰副憂勤圖治之至意緣有前件人言未嘗辨明于今來職事實有相妨無之某現以患病具奏辭免恩命伏望於憐幸甚幸甚

與秦相公第二書別幅

某茲者以憂患哀病不敢當荆廣委寄之重輒具辭免仰賴敷陳蒙恩遣中降賜光廟嫌諱遣不容遜避豈勝

惶懼迫于天威不敢不受命力疾就道已開司擇日起發第傷弓之餘懲羹吹竈動輒畏縮寧復有意氣可當方面之任加以現病腰疼脚軟步履艱難不任兵事已再具奏乞檢會前奏特許罷免俾退歸養疾更望鈞慈再為將上俾從所欲莫大之幸仰恃眷情疊有干瀆下情不勝悚惕之至伏冀矜察伏蒙朝廷頒降呂丞相昨任江東安撫大使日陳乞

畫一指揮許令依用已遵凜條具申請外有未盡事  
件別具畫一申明伏望詳酌早降指揮內一項依例  
許踏逐軍兵二萬人契勘荆湖日今盜賊見數者二  
十餘萬上流疆界濶遠分兵屯駐要害隄防強敵通  
四川襄漢聲援豈僅二萬兵所能俵布重以某閑廢  
之久不知朝廷兵將姓名人數屯泊去處旋據目前  
所知踏逐才有八千餘人近得河南閩報乃知岳飛  
吳全韓京吳錫數項軍馬僅及萬人見在湖南依近  
降指揮並合聽某節制業已具奏乞岳飛充本路副

都總管其逐項所部兵不許他司抽差如朝廷撥此  
數項充二萬人之數亦可時下使喚已別具劄目陳  
述乞差之意伏望相公取旨特從所乞如有已撥屬  
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兵亦乞依今來所乞撥付本  
司不勝幸甚昔王剪伐荆非六十萬不可今欲平定  
荆湖保據形勢為長久之策得兵二萬實為不多又  
係依江東許用之例非創行申請敢望照察幸甚  
某前書略道兩宣撫不可同在一路之意未蒙照察  
呂丞相書中第言得旨許不相節制殊不知正以此

為患也易于師之六三言師或輿尸凶又于六五言  
長子帥師弟子輿尸正凶輿衆也尸主也六二在師  
中吉所謂長子帥師六三又以弟子衆主其凶宜矣  
而使之者在六五故象以使不當言之兵家之忌最  
在衆主而節制不一唐九節度之師所以皆潰于相  
州者正坐此故當時李郭皆在其間猶不免此况其  
餘哉某已具奏并申都省論兩司同在一路相妨利害  
頗詳伏望相公特賜採覽取旨別降處分使有所遵  
守不勝幸甚某竊原朝廷之意使某取道二廣者正

欲使兩司相避之故然古人必先正名、不正則言  
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荆湖盜賊之多欲宣撫司  
招捕早見就緒非先正名專任而責成功未見其可  
伏願深留鈞念于此非獨某之幸也僭易惶恐無地  
近被特旨令相度由汀道之任因令撫定廣東州軍  
比元降指揮增相度二字仰荷朝廷籌畫圓融之意  
不勝感激由汀道以趨長沙比之自江西以往路遠  
三倍又方著月瘴癘正作恐非將帶軍馬之時其便  
否則固不待言而知朝廷必欲令撫定二廣亦不憚

此然英韶循惠之間盜賊出沒甚衆曾成一項几十万  
萬人月西初已犯連賀等州二廣兵力素弱吳相昨  
所聚兵如峒丁之類又聞已皆放散某今所得任士  
安兵才千餘人安能有濟大事如蒙朝廷盡行應副  
所踏逐到諸項兵得以統率過嶺會合二廣之兵控  
扼捕之理不然兵不足恃未見其可也某非敢過事  
辭難者但事求可濟而已伏望相公特賜加察

見報呂丞相新除不審此行之意何謂某嘗于呂相  
書中具道未可輕舉宜亟先料理淮南自為家計蓄

銳時待之慈不謂乃塵鈞覽過承寵諭殊深愧感睿  
主聖德日躋眷倚方隆恢復中興之業長久晏安皆  
在良弼更望益茂遠猷以副中外之望

某再拜啓上伏蒙朝廷指揮本路漕臣專切應副錢  
糧近據湖南呂社及諸州申一路州縣緣累年盜賊  
殘破之後無有全者錢糧種、缺乏漕臣兩負孫綬  
避賊不在本路侯懋與黃光廟嫌諱書對移光廟嫌諱書以母  
老聞乞官祠目今本路並無漕臣甚于畫一申請之  
內乞差朝奉郎王淮曾任湖南漕屬頗知一路財計

所在伏望朝廷特賜陶鑄度几可以倚辦知鼎州程昌禹在任二年討定盜賊安集歸業之民頗見宣力近罷報赴行在深慮別差官未必通知首尾却致誤其大事伏望朝廷特賜指揮令程昌禹依舊在任業已具奏并申尚書省敢冀鈞察不勝望幸之至

某再拜啟上相公台座某雖力疾就道具奏辭免恩命深恐伺候指揮九百後時已一面申請事件辟置官屬之類所申請事皆竭愚者之慮竊望朝廷詳察於從應副辟置官屬惟梁澤民鄒柄黃鏊為舊僚澤

民諳練柄直諒有其先人之風鏊好學有良吏之材皆有裨于國家故特敢復行辟置伏望於察幸甚某再拜伏蒙垂諭于福建轉運司及吉州權貨務共撥銀錢等仰荷垂念得此方可起發了結目前支費至將來歲計全然未有準擬荆湖兩路連年盜賊殘破州縣既無財用今又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先到本路縱有此小見在當已一空廣南兩路自來薄瘠匱乏今又盜賊之警調度百出自難支吾豈復有餘可以通融應副吳相昨任廣西宣撫司日開司未久

遽罷剗刷所得既已不多今又經隔時月當已無有  
雖業已差官前去剗刷勢難指擬亟須干告朝廷更  
于江西鄰近州軍及轉運司權貨務等應副米斛錢  
銀已具奏并申都省伏望鈞慈特賜指揮不勝幸甚  
某再拜朝廷元降指揮令任士安將帶所部軍馬隨  
逐前去之任士安郡下元係統領官三人共有兵二  
千八百餘人福建路安撫司已于降指揮之後却將統  
領官陳照馬準下兵別作一項申請留存福建朝廷  
不見得上項事因已依所乞今任安所部止有一千三

百餘人全然不成部伍分撥使用不行雖已踏逐依  
所降畫一奏差又皆在遠卒難齊集今福建路已得  
申世景兵二千餘人已具奏乞行撥還伏望早賜指  
揮施行昔封常清出師軍容不整為燕人所窺遂堅  
從賊之心今某蒙恩除四路宣撫司出師之初止有  
千人不成部伍安知盜賊無窺伺者伏望鈞察幸甚  
某肅息再拜新叅舊與之往來甚厚去歲曾到福唐  
乃不復相聞疑以建炎初會稽盡放和預買絹嘗降  
兩官之故今作書啟以謝不敏未知能釋否然恐相

公所欲知故以晚聽幸祈照察

與秦相公第三書別幅

某開司之初種、旋付辦集殊為費力惟是兵將尤為單少權將任士安下現管軍馬分為三軍每軍才數百人前此朝廷建置宣撫司未嘗如是蓋任士安下兵本辛企宗統制官一項軍馬今又以摘其半于福建是朝廷置一四路宣撫使反不若辛企宗于一統制官平時無事使之將帶之任固無不可今荆湖二廣羣寇聚萃數十萬人只如曹成一項除老弱婦

女外可戰兵已三萬人不知提此千餘兵取道廣東果能為朝廷宣威而招撫之否與此名必責之以實深恐虛受天下之責又復顛隳輒敢布露近于畫一奏狀內乞兵伏望鈞慈逐一應副不勝幸甚近具奏乞依朝廷降到江東安撫大使司畫一內一項許旋行踏逐差兵二萬人訪聞皆已撥散所存無几深恐有失指準緣某閑廢之久不知目今兵將姓名數目失屯泊去處伏望朝廷特與差撥或蒙取旨差近上統制官如王瓌之類整齊一軍應副使喚庶不致有



卷之一百六十一  
誤國事某憂患之餘本不敢受委寄之重徒以上荷  
聖恩不容避免相公當軸必蒙照亮又所降畫一指  
揮許踏逐添差人兵故敢黽就職以期少圖報効于  
萬一更望鈞慈矜差不勝幸甚

某自二月初蒙除授中間辭免頗費時月遠方皆已  
聞命如湖北湖南廣東州郡往、有書問及公文到  
來獨潭州正是置司之所略無文移雖已令取索接  
人及應干須知事件亦無報應蓋緣馬友現擁十餘  
萬衆屯泊湘潭其意未必不忌某之來如唐藩鎮跋

扈遣人代帥往、不納者多矣朝廷縱使由便道之  
任非得重兵亦何以鎮壓使不敢妄作况其餘群盜  
如劉忠劉超李宏楊華雷進之徒布滿境內非重兵  
何以討捕朝廷目前借以兵力使可施設年歲間措  
置就緒自可歸還正猶之小商貸本于大商兩受其  
利此事惟願相公深留鈞慮隨時制宜不勝幸甚  
連得廣東閔報曾成已破賀進迫番禺帥臣提兵出  
捍恐但為避寇之計誰可固守極為憂慮朝廷雖已  
曾降指揮令岳飛入廣東界追襲深慮衆寡不敵未

能制其死命非得韓世忠率大兵攔截應援決不能  
保護廣東廣西今韓兵已到荆湖若拘路其肯前進  
宜自朝廷特降指揮諭以曹成本是荆湖盜賊大兵  
所迫遂犯廣東今不拘路分取便道進兵招捕防遏  
其衝如能保護二廣州縣不至殘破招捕了當待以  
不次之賞決須有濟某如蒙恩副所踏逐兵將之類  
亦可自英韶進與之聲援相接但兩司彼此不相節  
制須朝廷再降指揮令事宜相關者同共措置乃可  
軍期報應以速為善已具奏乞于內侍者投進文字

及用金字牌降付朝廷指揮併乞鈞察不勝頌幸  
昨蒙垂諭以二廣經理荆湖此固朝廷置司之意今  
二廣自有寇盜應副軍興已告闕乏與前日事體不  
同更望鈞慈詳酌如某前奏乞以江西鄰近州縣處  
應副錢糧不知此次不能濟事所以韓侯乞為廣東  
之行者非獨藉其兵力亦以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剗  
刷錢糧有餘可以通融應副之故若止仰二廣恐勢  
必致闕誤併望鈞慈某愚拙有素每有所見于申奏  
之間不敢不盡事情敢冀恕亮幸甚幸甚

與秦相公第四書別幅 五月二十二日劍南州  
某力疾總師上道已次劍浦諸事草創種々費力如  
以閑廢之久習成疎懶牽強應接尤非所宜憂畏之  
餘思慮萬端連夕不瞑數日鬚髮頓白遂成衰翁乃  
知古人每一發兵髮鬚為白之語端不虛也朝廷值  
艱難之秋徜徉效尺寸以仰報聖主特達非常之遇  
雖隕首捐軀甚所欣願第恐綿薄終無以仰副滂洗  
委任之意夙夜震懼不知所為尚望相公洞察愚悃  
始終贊成無推挽之于前而使之顛沛于後非獨某

之私幸也惶恐惶恐

某申復畫一及累具章奏乞軍馬錢糧等事至今未  
奉回降指揮日逐被受朝廷劄子令措置荆湖廣南  
盜賊及諸路日有文字至本府稱為盜賊所擾乞發  
兵應援河北諸路又以錢糧闕乏日虞變故為言不  
免坐視歎息行移劄牒為文具以塞責而已何則所  
得任士安兵千餘人除輜重水頭外結成隊伍不滿  
千人兵既不足以分撥支降到錢糧數日不多經由  
州縣類多殘破往々闕乏日慮兵食之不繼財又不

足以賑贍徒有宣撫之名而無其實將何以修舉職事仰稱任使俯慰人望此某之所日夜切心震懼而靡遑也伏望相公矜察不勝幸甚

某近得廣帥林適咨目及公文具道曾成犯廣東界有聽受招納自新之意雖賊情狡獪未可信伏然廣東虛弱無兵可以制遏其衝深慮岳飛逼之乘間蹂踐其害不細輒遣官齎近降勅榜黃旗金字牌及本司榜文前去廣東帥司委林適相度事勢差官同往招撫權事之宜不得不然榜文并林適咨目謹錄白

拜呈幸望鈞慈悉如受招撫之後又復疑二俟本司軍馬已至粵會合岳飛及廣西帥師三道夾擊使盜賊靡所逃遁決有可勝之理今未有備而遽欲逼逐其害甚大願相公特留鈞慮

某已遣官屬旗榜等招撫曾成昨日被受密院劄子委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分撥人馬之意與某近奏令劉世忠不拘路分前去措置之策頗同但遣他將不若韓之親往為萬全耳今某徑往保護廣東朝廷之意固為盡善但恐不曾垂慮其兵力不足也夫以

兩司之名同而本司所得兵不及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一統制官欲使提千餘兵捍十萬之寇保全兩路其何以能濟大事惟願相公有以處之使稍可施為無巧婦無麩之歎雖觸隆暑冒烟瘴以副一方之急在所不敢辭惶恐惶恐伏留鈞念

某昨依朝廷降到許用呂丞相任江東安撫大使畫一內一項踏逐差兵二萬人已踏逐辛企宗閻臯等兵未奉指揮今聞此兩項人皆已為韓侯分撥前去雖蒙朝廷應副恐亦難以指準目前別無可以踏逐

去處惟劉洪道見將崔邦弼顏孝恭兩項人馬現在建昌軍以湖北之糧未曾起發業已具奏乞撥顏孝恭兵下付本司使喚度几就近可以勾抽兼湖北人兵目合聽某節制伏望特與應副凡朝廷行下聖旨指揮付某軍中乞並用金字牌事勢急迫度几早得辦集不致臨時束手已具奏仰乞垂念

番禺為廣東都會多富商大賈蕃客之家號為富庶在朝廷則市舶香鹽所在利盡南海故為盜賊垂涎之地今將保護廣東必先保護番禺帥臣林適以統

兵界首防托為名不復為城守計某私心竊憂之今朝廷指揮孟叅韓侯分撥軍馬應援當自南雄英韶以趨番禺則循惠梅潮一帶州縣便有奠枕之勢可以責辦軍賦如隨岳飛之後以往則勢益偏重下流必受其害伏願相公審度續降指揮能令韓侯一行大善不然令以所撥軍馬隨逐某前去聽臬節制亦因得藉其軍容諸事易為措置已具奏併申樞密院幸望審察不宣

昨者朝廷遣使討蕩范汝為群寇甌閩遂安自此懲

創當無復敢有犯上作亂者廟略遠矣議者謂建民有殺子之風此乃其報而某獨以為慈孝忠順本是一法無父子之患而欲責之以君臣之大義難矣作銘一首庶几知者稍革其弊輒以碑刻一本計四軸馳納左右文辭蕪類取其意焉可也伏幸相公照察與秦相公第五書別幅 五月二十七日順昌縣

某頓首再拜區區懇悃前書布之詳矣仰揆高明必蒙鑒念樞密院使臣至伏領五月二日所降劄子備奉聖旨令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不拘路分討襲曹

成且令某與孟韓二帥同共措置與某累奏意頗相  
合非朝廷留念二廣事體之重何以及此然古人所  
以歸不踰期役不再藉者以量彼已之勢不憚一時  
勞費之故今曾成徒黨之衆非得韓侯親統精兵一  
二萬以臨之恐未易制御淹延時月為害浸廣韓若  
親行策無以加如只是分撥兵將即乞聽某調度節  
制已具申奏伏望鈞慈照察速賜施行幸甚幸甚  
某自開司至今才一月色色皆係旅行措置今漸就  
緒但所乏者兵將耳累具奏請未奉回降指揮昨畫

一內所乞差者恐有拘礙不知朝廷差撥應副若干  
數日深恐不足元數有誤指準今事勢迫矣無緣坐  
待往復之伏望鈞慈令契勘應副不足數逐急降  
指揮于江西安撫大使及楊惟忠下摘挪數項人兵  
湊足并用金字牌降于下度就近可以勾抽將帶前  
去所乞撥還馬準及差撥顏孝恭軍馬再具申陳敢  
乞留察不勝幸甚

某所帶任士安兵下老少二千餘人甚為累暑月暴  
露道途尤非所宜今將欲自邵武分遣往潮州安泊

唐几本路糧餉可辦軍兵晨夜亦可倍道兼程以趨  
廣東自此無復濡滯去處第俟望朝廷回降指揮以  
日為歲尋常急遽自行在至此月餘方到專遣人亦  
須二十餘日期又須道路無阻乃可如期今去行在  
益遠深慮報應後時事大機會已累具申奏朝廷乞  
以聖旨指揮事件並用金字牌降下唐几速得被受  
今之金字牌乃古羽檄遺制施之軍事甚為允當伏  
望相公曲予敷奏特從所請不勝幸甚  
某亟遣密院使臣回道途間揮汗上狀殊不端謹幸

望鈞照亦遣使臣兵級隨逐前去朝回降指揮得以  
付之為幸前路續修問次

與秦相公第六書別幅

自邵武發

某頓首拜啟被受御前金字牌逶到樞密院劄子以  
某奏請韓侯親統大兵前去廣東措置曾成特降指  
揮孟韓二帥如遣發軍馬不能尅日殄滅大寇即本  
司自合躬親前去仰見睿主留神遠方俯採芻蕘之  
言如此天下不勝幸甚然猶有愚見不敢不盡陳之  
竊慮孟韓執本司躬親前去之文謂當移司則官吏



兵將輜重之屬盡當隨行不惟遲緩有失機會二廣之勢偏重深恐倉卒色、難以應辦却致缺誤不若只令韓侯選擇精銳以行量帶錢糧輕齎以備緩急乘機以破大憝事畢即還本司最為得策探報韓侯尚在吉州由南雄英韶順流以趨廣東挫遏賊勢正便道也伏望鈞察僭易之至惶恐惶恐

某再拜上啟被旨許撥還馬準人兵什任士安仰荷朝廷照察然畫一內所乞數項軍馬未奉回降指揮恐是與畫一申請事件哀同降下遂致稽緩廣東之

行既以速唯以軍馬之集為先敢望檢會累奏及今來奏請特賜鈞旨摘出畫一內踏逐乞差軍馬一項先與施行仍用金字牌遞降不幸勝甚材植既辦然後可以責匪民之巧魚肉已備然後可以責庖人之精某雖才疎學拙倘蒙朝廷應副粗足有為願盡忠死節以報聖主莫大之恩馬革裹尸乃素志也伏幸垂察

應本司奏狀等某皆所親草定苟有所見不敢不盡惓、之忠但恐情有所激辭或拙直伏望相公敷陳

之際特賜鑒念幸甚適得荆南鎮撫使解潛報桑仲  
為郢守所殺襄鄧間其徒頗猖獗不知朝廷已得有  
此報否今以潛申狀納呈伏乞鈞悉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十七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十八

書十一

與秦相公第七書

與秦相公第八書

與秦相公第九書

與秦相公第十書

與秦相公第十一書

與秦相公第十二書

與秦相公第十三書

與秦相公第七書別幅

六月十七日自  
江西南豐縣發

某師行已次南豐欲取便道如贛上以趨廣東忽得  
金字牌降下指揮令取徑路赴長沙新任大暑中得

免瘴鄉之行早到本司措置防秋莫大之幸然荆湖南路盜賊如劉忠李宏楊華雷進之流大者千餘小者未易悉數益韓二帥以重兵來臨久駐廬陵皆未成料理獨曾成一項為岳飛所破餘黨有就降意將欲了當其餘皆自若也今二帥遽有班師之期而岳飛亦有屯駐九江指揮則是朝廷所以踰年命將遣兵經營湖外者一旦盡去深慮羣盜乘間猖獗不可復支輒具奏乞留岳飛暫且于長沙駐劄收拾後段奏疏論之頗詳利害甚明伏望相公鈞慈深留思慮

特為敷奏俯從所請不勝幸甚比者使臣自行在還伏蒙頒降到勅劄畫一等種、仰煩朝廷應副曷勝悚懼第所乞五項人兵惟得辛企宗閻臯兩項又有除隨逐孟韓二帥外只據見管人數差撥指揮近日據辛企宗申閻臯下人兵盡數已為韓帥分撥隸諸軍下企宗人兵止是時暫差部前去不曾分撥今企宗見隨逐二帥前去湖南欲乞更不勾抽閻臯下人兵外其企宗下時暫差出人兵盡數撥還庶几稍成軍伍兼韓京吳錫吳全三頭人兵已蒙撥付本司今

又改與岳飛殊失指準雖蒙撥到杜湛一項人兵已  
係現在湖北路軍馬合聽節制指準防秋之數輒具  
奏陳伏望鈞慈矜念荆湖最係咽喉重地分布控扼  
全藉重兵目今盜賊衆多措置招捕非兵不可特依  
所乞將逐項人兵依舊撥還干冒惶恐之至  
某昨蒙朝廷降到畫一指揮許依呂頤舊例差兵二  
萬人依稟踏逐蓋為一路防秋措置盜賊之計非欲  
盡令隨逐為廣東之行也其後曾成侵犯連賀得旨  
令前去捍寇保護本路則非得重兵不可故累具申

奏及以尺牘干溷鈞聽今所降指揮既與前日俟孟  
韓二帥措置盜賊平定日之任不同而防秋之期已  
迫所得辛企宗張宗彥等兵又多不同其間冗濫尤  
須揀汰則是二萬之數所闕甚衆除乞撥還韓京吳  
錫吳全外竊見楊惟忠下有兵八九千人胡友毛佐  
兩項軍馬約有三千餘人現在袁度州駐劄惟忠既  
已物故未有撥隸去處伏望鈞慈撥此兩項充二萬  
之數俟諸頭項齊集續具劄子申陳度几有可指準  
不勝幸甚喋喋干冒惶恐無地惟相公審裁

某昨蒙朝廷令由二廣之任所以不敢憚遠者亦欲身到兩路卹移財賦為經理雖遣屬官終非親臨之比加以道路遼遠文移動費時月倉卒豈能應用此正所謂遠水不足以救近焚也所以前奏乞就江西鄰郡應副錢糧正恐目前闕乏預為之計今蒙朝廷許令福建等路宣撫司候班師日量留用度外其餘錢糧之類盡撥付本司須是現在撥到之數已未足用續具申陳益參政頗靳于財深恐占怯有悞指準欲乞以本司所奏行下更賜指揮施行不勝幸甚

某所奏乞權留岳飛于長沙駐劄了當荆湖群盜一事夙夜思慮策無出于此者更望相公與參政樞密二公取某中奏所陳事理熟復慮之如蒙特賜採納曲從所請某猶可以待罪閩外庶几尺寸之效以報上恩不然名將重兵盡去而以十數頭項劇寇付一書生使以未嘗拊循烏合之兵以抗豺虎其敗事必矣願先以疲懦竄謫無令虛負謀國之罪他時無以自明不勝幸甚某現自南豐由徑路趨贛上聽候指揮伏乞矜察情迫辭切特炤知之有素也惶恐惶恐

與秦相公第八書別幅

某近次南豐欲取便道以如廣東忽被指揮徑赴長沙新任遂改途由此以福建等路宣撫司現往荆湖兩司同處一路事體相妨又有旨催促孟參韓京疾速措置湖南事宜交割訖發赴行在韓世忠兵屯建康岳飛屯九江與朝廷前此經畫之意荆湖目今事宜全然不同具奏疏論列未奉回降今又被受樞密院劄子有令韓世忠一面發遣軍馬往建康之文益以惶惑雖竊意朝廷有江北警之急報預為隄備不

得已而如此然亦必須酌斟事勢使先後遲速可觀不為奸雄之所窺測乃為得體今號令忽遽首尾衝決遣師命將不責成功追之使還不虞後患某殊未見其可也孟參韓世忠二帥自福建討捕范汝為之後移師江湖踰半年矣值此時暑未曾進兵羣盜猖獗如故劉忠聚舟船以屯君山李宏殺馬友以據長沙曹成一項軍馬雖為岳飛所破分為十數頭項勢益散漫毒流于全邵道永武岡之間初未宣司招撫其餘楊華雷進楊么及鍾相殘黨之流據巢穴出沒

作禍自若也夫以二帥提重兵來臨之久所費不貲曾未能破一屯撫定一黨藉手以報而據已召還是歷年之所經營者一旦盡廢何以震驚羣寇使之畏威救寧遐方慰生靈之望哉二帥之還勢固不可止謂宜存留威望已著之將紀律素明之兵彈壓招捕收拾後改使不至甚狼狽猶為未失策今併與岳飛一軍徙屯他路則某區區愚見不知所以善後矣已具奏乞留岳飛且于本路駐劄措置盜賊將來倘沿江有警自可順流應援一舉而兩得未奉俞旨今再

因金字牌遞到附奏論之頗詳心之精微盡于此矣伏望相公特為敷奏倘從所請非獨荆湖兩路之幸也某憂患之餘不當復為世用徒以上恩未報荷相公推挽之力黽勉就職用忘疾憊今茲陳請所係甚大倘蒙矜允雖力小而任重已不自量猶可竭盡淺短待罪聞外庶几尺寸之效不然便當乞骸骨以歸山林雖竄謫所不敢辭誠恐有誤國事其敢為身計哉辱荷眷照之厚輒敢盡辭布陳腹心伏幸鑒念某嘗謂賈生有言守禦捍牧之臣誠死城郭封疆其

所以死者豈徒然哉必告所以守禦捍牧之計于上言聽計從事不成則以死繼之告而不從有去而已今人不然初既輕受當告不以告而不從又不能去敵至則為遯計此誠近世之大弊也國家不日引不月長而疆場日蹙坐此之故某前幅所陳願相公勿以為過言第以朝廷所遣孟韓二帥者軍馬如何財用如何事體又復如何較之本司灼然可見今一旦委去而以數十萬盜賊付之本司使以數千烏合之兵當之安能有濟國家大事正當以實告于朝廷之時竊聖鈞慈特賜矜察悉如所請莫大之幸

昨得報潭州積糧數萬石錢萬貫意謂可以就近用聞馬友為李宏所殺盡以錢糧裝船艤岷城內公私劫掠一空其餘州郡皆以屯兵及為曹成下散漫卒伍蹂踐類皆匱乏將來到本路目下便闕支遣雖遣屬官往二廣剗刷卒未能就手其勢非得江西州郡逐急應副決見狼狽已具奏乞依孟韓得取撥鄰路錢物指揮庶几可濟伏望鈞慈詳酌施行馬友者于羣盜頗有知順逆之意遂為李宏所圖長沙遭此又



難料理未知孟韓既到何以處之時間雖當牢籠將來須當辨直若以言語及慘酷為罪自有朝廷及宣撫司在何至擅誅也此理曉然更望鈞慮處置當則姦雄自服所以消息于冥者多矣僭超死罪

舍弟三人仲不事常慕馬少游之為人如某者正其所憫笑也叔方委以家事季往浙東親迎皆不果來故虛合辟親屬差遣蒙詢問故特詳及之如蒙公朝使某有祁奚之舉此三人者皆國士也伏望鈞悉

與秦相公第九書別幅

昨日因金字牌遞角回于申省狀皮筒內嘗附手訥必已激鈞聽恐道路或有阻節再令小兒書寫拜呈書中所懇存留岳飛一事辭情激切非敢別有所要也誠恐孟韓二帥班師之後羣寇仍復蟻結蜂屯收拾不了無以副上委任之意且為相公推挽之辱故敢力布悃幅使荆湖南路盜賊悉已平定王師凱旋猶當留重兵鎮壓矧十餘頭項劇寇未嘗招撫得一項了當二帥握兵在近李宏已敢殺馬友以掠長沙如曹成劉忠之徒決未可以理義說非藉岳飛威名已

著與之協力措置後段定須狼狽此繫乎朝廷利害  
非特某及本路而已也竊望相公詳觀事之本末而  
熟慮之機會間不容髮正此之謂爾惶恐惶恐

某前奏乞令韓侯分兵屯九江而輟岳飛駐師湖外

深懼僭易冒昧有陳近得韓侯報其意亦以建康為

非便願宣力于江西以素與彭城不能相度恐緩急  
相應援及都督府安撫大使之

兵草于彼艱  
于糧食之故頗與區愚見相合彭城屯鎮江都督

屯建康皆重兵也如韓侯屯九江岳飛屯長沙控扼

上流之地似為得策又荆湖因得岳飛措置羣盜以

絕後患緩急沿江有警使上下連接勢力頗均更望

相公詳審熟察有以處之此朝廷大事苟有所見不

敢不盡言以告幸異於察惶恐無地

某前日具奏乞于江西諸郡支撥錢米應副蒙朝廷

劄下畫一內許截撥荆湖廣南錢米都數及許令福

建路宣撫司班師日將餘剩錢米等撥付本司指揮

又蒙誨諭不勝感戴荆湖錢米匱乏甚矣得漕司申

稱今應副宣撫司及岳飛大兵批請皆是于民間科

須又長沙新有李宏之變公私劫掠一空更無分支

顆粒可以指準廣南雖遣屬官前去剗刷道里遼遠  
水路不通非半年間措置未能就予才到本路目前  
便見闕乏宣撫司餘剩之數亦難全仰已再具奏乞  
于江西漕司及筠袁虔吉等且應副米五萬石錢十  
萬貫以濟目前之缺及乞依孟參所得截撥鄰路錢  
米指揮不如此雖許應副亦未必得觀劉洪道得米  
萬五千石至煩朝廷差官監督則可知臨時缺乏旋  
行申請則無及矣惶恐惶恐有自湖南來者聞孟韓  
至潭州已差李宏充副總管與元係馬友下兩項人

兵只令自行揀擇放散餘悉依舊存留雖傳言未必  
可信然恐決有此理既得催督班師召赴行在指揮  
忽、措置不顧貽患于後自宜如此如偏裨殺一副  
總管以言語微罪加之便得副總管深恐此風不可  
長而姦雄有以窺伺伏願相公鈞留意于此一事如  
聞馬友者頗知順逆之勢有意自新不復為非其徒  
不樂如此嘗以語言動之友不從故李宏得以乘間  
與其徒相結而戕友不然其謀亦豈遽能成事哉如  
蒙朝廷許留岳飛軍馬尚可彈壓及隨宜措置不然

未論其他存留徒黨之衆何以贍給變故卒未定也  
幸望鈞察伏蒙垂諭以向子諲代林適帥廣子諲作  
帥雖未可備責然賢于林適遠矣廣西更望留念擇  
人今帥府號為東南全盛者獨桂廣及福唐耳方全  
盛時輕于畀付及殘壞後方欲料理其難易豈止百  
倍哉程昌禹蒙朝廷許令再任昌禹在鼎州毀譽之  
者相半想不無過舉然兩年間傾側擾攘能破劇賊  
而保一州人情安之因任誠為得策但其人申請有  
難應副者某俟到任當鐫諭之蒙誨諭滎陽乃江西  
所薦此固其一流人方建炎初行遣受偽命者江西  
不在吳莫之下今朝廷頗是前日行遣分判白黑得  
江西尚在大帥之列議者咸謂相公以鄉里之故頗  
優容之殆不然正恐不詳知建炎初之事耳  
伏蒙朝廷應副辛企宗及郝晟軍馬仰荷垂念杜湛  
下八千人初無此數近有指揮依舊聽程昌禹使喚  
兼鼎州最係要害去處恐難以行全勾抽張宗彥四  
千人最無紀律烏合冗濫現不知存在去處此兩項  
占萬二千人望朝廷豁除勿充二萬之數別聽差撥

使喚所乞韓京吳錫吳全三項人兵不惟已蒙撥付  
本司兼據呂祉申韓京人兵隨逐岳飛至道賀問飛  
利其甲馬皆擇精壯者分隸將下而聽其自便此近  
年諸將習成之態也京緣此悒悒抱病以餘卒數百  
人留茶陵不復在飛部下吳錫人兵亦多散去者吳  
全則元係水軍正可施于重湖若依舊撥付本司非  
特藉其兵力亦可以全此三將仍得盡數撥還指揮  
為幸其餘踏逐胡友毛佐下三千人更在裁酌施行  
鄒柄者志高廟侍郎之子學問節操才識過于人靖

康間淵聖特命以官某嘗置幕下其後造謗者亦波  
及之建炎初除衢州倅復以言者報罷坐廢六年旅  
食異方艱窶亦既甚矣近因畫一再行辟置而鄒柄  
以書力辭陳義高而慮患深不欲強之已從其志瓌  
奇之寶棄擲道傍誠為可惜伏望相公特與收拾置  
陶鑄間必有可觀不然且與舊物使有餬口之資以  
免飢餓亦已足矣幸冀照察顧彥成劄子整會奏薦  
恩澤謹納呈併望垂念惶恐惶恐

靖康初折彥質隨种師道至京師議論頗可採自師

道軍中叅謀官除軍器監既而除龍圖閣待制充樞  
密院都承旨彥質薦解潛為河東制置使以代姚古  
彥質亦以本官奉使河東為御前幹當公事與潛同  
治兵于隆德府夏末秋初某宣撫河北河東辟彥質  
充叅謀官彥質只留隆德不曾到軍中供職其後七  
月末間諸將得進兵多爽獨解潛彥質以兵一萬人  
與賊遇于南北関累戰而潰有旨彥質解潛當時勒  
停某具奏乞且留存收拾潰兵以俟再舉有旨解潛  
白衣領質彥質召赴闕議事過懷州留軍中者累日

某與論節制不專之弊是時劉韜以宣撫副使治兵  
于遼州折可求以都統制張灝以都轉運使治兵于  
汾州潛彥質在隆德各直達奏事承受御前文字得  
旨各不同而自為進退既約出兵兩路不進而解潛  
獨進故及于潰某以謂諸道之兵方集必欲再舉非  
盡罷諸處節制而一聽于宣撫司決難成功彥質亦  
以為然云俟見淵聖面奏其詳既至京師適徐吳以  
紛爭罷相而唐恪當國議論當變彥質亦盡變其前  
日之說以合唐恪某以徐吳既罷內無助者上疏力

丐罷去遂有赴闕議事指揮除彥質宣撫判官交割  
職事時八月末也其後金人再入彥質委懷州自河  
陽渡河徑走陵西以入蜀境故建炎初有海外之責

與秦相公第十書別幅

荆湖之盜蜂屯蟻結王旅來臨正如以杖撩之散漫  
螫毒正當徐々收拾掃除令盡以絕後艱今二大帥  
班師之遠措置諸事不免草々決須遺患將來非得  
名將重兵存留鎮壓何以善後所乞岳飛于本路駐  
劄及撥還韓京吳錫吳全等軍屈指計日以俟報乃

寂然不聞俞音豈朝廷多事之秋不暇卹此將思慮  
顛錯謀畫不臧言輕不足以取信而然耶竊自循省  
慙汗愧縮若無所容便欲自劾待罪又恐近乎激訐  
以夫大臣之體正易之所謂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  
遂者夙夜震忤靡遑寧處伏望相公矜察檢會累奏  
事理特賜詳酌施行不勝幸甚之至

杜湛軍馬本自蔡州隨昌禹來今程昌禹既蒙朝廷  
許令再任杜湛決難勾抽兼鼎州實係要害之地與  
長沙為屏蔽兵豈可摘張中彥者聞現在番禺韓世

忠岳飛皆常呼之不來本司屢次檄令前來公參至  
今無一字之報勢已反側恐難以寸紙窺令矣前奏  
已乞豁除此兩項別聽朝廷差使現今所得兵惟任  
士安辛企宗郝晟共約七千餘人企宗下見撥在宣  
撫司及郝晟軍馬孟韓尚占怯未遣憂乎其難如  
此乃知秦應副王勇六十萬使代荆為不易也伏望  
相公委西應副如元降指揮之數使某可以勉收尺  
寸之效仰報上恩不為推挽者羞莫大之幸韓京申  
狀吳錫蠟書納上更望察其情而審處之惶恐惶恐

得湖南漕司之報福建等路宣撫司軍馬屯泊本路  
已認定月費錢三十萬貫米一十五萬石州縣殘破  
之後罄竭剗刷尚未足備而長沙近遭李宏之變公  
私錢糧劫掠一空所般載舟船雖盡為官兵拘截然  
其間所有必無再入官帑之理是長沙表裏皆悉罄  
匱某將來到任瞻察軍馬措置事理全然未有分文  
顆粒可以指準累具奏乞朝廷于江西路支撥米五  
萬石錢十萬貫應副目前急缺伏望鈞慈體察非得  
此接濟決至誤其大事特降指揮專委江西漕司應



副不勝幸甚至二廣間以曹成侵犯調發之故一丁至有出七八千者民不聊生觀此豈復更有贏餘雖已遣官剗刷正恐如割肉鷺股而遠水不足以救近焚也劉洪道猶蒙朝廷應副如某哀祈如此相公其果忍不置念乎某建炎初嘗以十議陳說又嘗取漢高炎唐太宗行事編年撮其要節目為漢唐三帝紀要錄作序冠于篇首以進并議巡幸劄子皆恐相公不曾見輒敢錄致几杖如蒙機政之暇略賜觀覽以見當時議論大槩不勝幸甚之至

聞福建等路宣撫司差屬官趙康直管押銀十萬兩以羨餘獻今月十四日已離吉州朝廷既有指揮令侯班師日量度用度其餘盡數撥付本司則羨餘自不當獻伏望相公特垂鈞念候到特賜指揮以信號令天下之幸非獨本司及荆湖南路之幸也僭易僭易妻弟張壽蒙陶鎔記注之選非相公以人材為意汲引寒畯何以得此第深感服顧彥成整會恩澤劄子前書忘記今謹納上幸望垂念

與秦相公第十一書別副 自吉州發

某累具奏乞存留岳飛二軍駐劄本路招捕餘寇良愧冒昧昨日金字牌降到樞密院劄子得旨如所請仰荷朝廷應副豈勝感幸如岳飛年齒方壯治軍嚴肅能立奇功近來之所少得然正當且使在人下有以調御服習之使知大義名節異時決為中興名將若使便當一面驕心易生適所以壞之近以權安撫之故亦頗有過舉呂憲書中能道其詳俟續納呈令既存留本路自合聽某節制更得朝廷明降指揮庶几易為驅策幸望鈞察惶恐惶恐

本司蒙朝廷應副到兵任士安辛企宗郝最三項通約計近八千人尚闕萬二千人蒙指揮令勾抽杜湛張中彥下兵以足其數契勘程昌禹下杜湛彭筠兩項計八千人李昌禹再任鼎澧現有盜賊係要害控扼去處別無人兵杜湛等軍馬決難以勾抽差撥張中彥現在廣東孟韓岳飛皆追之不來本司文移亦不報應桀驁如此之急恐必生變已委向帥令措置經營之兼其下皆烏合泛濫不中使喚乞朝廷豁除此兩項之數幸甚韓京吳錫吳全已蒙撥隸本司近

降指揮令隨岳飛屯駐九江今飛既留本路此三項兵却合歸還已劄逐人照會及具奏申朝幸望垂念某所以累具申奏乞撥還韓京吳錫吳全等兵者非敢固有執占實皆有說此三項兵皆久駐湖外頗能立功如韓京之破胡元爽吳錫之破李冬至皆為一方之人之所信服吳全本係水軍本路重湖奧深盜賊多藏泊其間出沒作禍如楊么之徒是也所以曠誅積稔者正以無水軍之故此三人者各因其材而用之必有可觀又緣岳飛強分韓京之兵利其甲馬多

不安之所分之兵皆已潰去如撥還本司貼現在數成萬餘人訓練撫循庶几可以鎮壓一方無岳飛一軍存留本路其他亦未敢別有陳請幸望鈞察飛元將萬二千人今又得曾成潰兵萬餘人數目已多將兵猶將、各有分限多、益辦者惟韓信為能今將兵過其量者多矣恐朝廷不可不裁處也  
遣得湖南報韓帥已破劉忠砦柵劉忠已逸去又一未了當曾成也朝廷指揮既竣二帥必使班師本路公私蕭然一空今又添屯兵岳飛軍馬錢糧全未有

可指準所乞于江西鄰路應副錢十萬貫米五萬石  
蓋欲接濟目下闕乏不爾必致有誤機事敢望相公  
鈞慈矜念非不知朝廷多事勢不得已惶恐惶恐  
累蒙垂諭孟韓班帥之日所餘盡以付本司仰荷留  
念然私竊計之恐決無需巧後人之理今詢問得現  
有銀一十五萬兩在吉州委官椿管收糴及有虔撫  
州刷到錢米亦存吉州已具狀申樞密院乞降指揮  
盡付數截付本司以憑調濟防患之用敢望速賜施  
行不勝幸甚之至事出急迫殊可憫笑也

與秦相公第十二書別幅

某今月十一日已次荆湖界首交割本路安撫使職  
事一行軍馬幸無他虞皆出麻苾第以沿途疾病之  
故豈州縣應副夫力多累日而後集師行不無稽滯  
豈昧惶懼入境初詢問民瘼耆老皆云累年以來既  
為盜賊之所蹂踐又為科需之所搔擾州縣官吏類  
皆權攝假借盜威侵漁百端以故良民多未復業田  
疇亦皆荒廢今朝廷遣兵破賊願少休息以就生理  
聞之怛然傷心昔人以兵火之餘比之瘡痍者正欲

勿擾則凋瘵之民將自安耳此事非通才實德愛民體國者未易能辦如某叨冒深懼終無以副委任之意夙夜震恐不遑寧處更望有以教督之不勝幸甚伏蒙朝廷特輟岳飛一軍于本路屯駐且令專聽某節制仰荷鈞念與荆湖之民同受大賜今馬友李宏雖殺捕而黨羽數萬猶散漫于江湖間曾成劉忠等雖潰破而首首擁衆侵犯州縣猶自若其餘楊么楊華雷進鍾相殘黨作過如故近復攻陷澧州深慮岳飛終不能久留本路某所得兵才七千餘人除輜重

人從孱弱疾患之外可出戰之兵不過數千人杜湛人兵程昌禹力爭以為不可勾抽理勢宜然將來未定群盜欲討捕則闕兵將欲招納則乏錢糧何以使之鎮服一方收拾後段以副朝廷所以責任之意所乞韓京吳錫吳全等軍戍于江西支撥錢糧應副急闕奏疏及尺牘中論之已詳敢望相公少留鈞念不勝幸甚岳兵已衆不及此時撥還韓京等軍他時別有差使又欲將帶以行則申敢無及矣惶恐惶恐不審北報近復何如士夫見召韓侯之遽人情頗擾

第恐彼聞都督之建不能無疑故亦以虛聲應我未必真敢深入然彼以其虛我所以待之者可不以其實哉區：愚慮以謂朝廷所得探報皆當密付逐路帥臣使為之備且降指揮令賊入某路則某路為之應援陝西五路所以能抗夏人者正以此策而中國比年以來為夷狄盜賊之所破壞正以不相應援之故如人左手有所螫蟲而右手不救可乎今江淮四大帥劉光世與李元固不相能而建炎初某嘗行遣李回至今其憾不釋緩急之際責其應援難矣由此

觀之置帥使之如手足又在朝廷所以審處之也

駐蹕之地宜定于無事之時倉卒遷徙非計之得東南形勢惟建康長沙建康料理淮南藩籬之固然後可都長沙兵火之餘非假以歲月之久未易就緒必欲恢復中原必自此路始某草具其說未敢遽獻如蒙聽其妄發願與芻蕘同盡其愚惶恐惶恐

比到廬陵交割辛企宗兵不滿三千人其間多冗濫者勢須汰去又以吉州官吏并漕司不支錢糧几半月逃亡者業已數百人皆為韓軍以錢絹招收軍政

之壞極矣朝廷所當留意措置也此外有呂直李守  
恭精銳人兵千餘皆節次為福建等路宣撫司勾抽  
今隨在湖南近降指揮許盡數撥還累次閩送皆不  
報如班師日尚猶占恠又須干煩朝廷不得此則難  
得前兵無益也企宗者以疾丐罷去非惟怯懦難使  
兼以嘗為制置使故頡頏未易屈折不若聽其退為  
佳已備錄其狀乞宮祠或尋醫敢望速賜施行任士  
安向在福建殺葉徹捍退范汝為賊衆十數萬人保  
全南劍及下四州以俟宣司之來實立奇功今來隨

逐來荆湖彈壓一行軍兵尤為整肅輒具奏聞乞與  
一閣門宣贊舍人以激勸之如蒙陶鑄不勝幸甚

某本司元降指揮並依呂丞相昨任江東安撫大使  
日體例近于建康府會到呂丞相畫一內兩項合行  
申陳一項係朝廷應副全裝甲三千副又給祠部五  
百道令自行裝造今乞依例只給祠部以諸軍甲冑  
絕少器械亦少損壞勢須下本路製造以備使用一  
項保于支到歲額錢內撥錢十萬貫充回易本路錢  
破之甚所得歲額錢米養心尚缺歲計之半若非回

易即犒設諸項支費皆無從出今已依例撥歲額錢十萬貫回易度几不致時有紊煩朝廷此皆惠而不費者敢煩鈞慈速賜施行累具奏乞于吉州封樁絹內支二萬足充一行軍兵春冬衣賜天寒將至赤露監縷無以卒歲誠可矜憫坐此逃入韓侯軍中頗多若不得衣恐更別有散失伏望垂念某每陳乞皆不敢多為之數並係不可闕者每敢干告朝廷惶恐惶恐得張舍人書報有謗某于上前者其言殊可駭竊料之必某叅政也前書已嘗具道所以拜聞者正慮其

如此然亦不謂以小憾而遭大謗遂俛天聽其不仁亦甚哉如某人固天下之俊才然無繩墨規矩取其文采不過一翰林承旨耳若乃黼座之前數尺之地非天下賢德君子長者豈可立此近見邸報紛此固事所預料必至于此更望相公于汲引之際孝宗嫌諱之某橫遭誣讒自非朝廷推究辨明豈能自白前此造謗者多矣朝廷未嘗推究而遽行其言在某分上俯仰無愧豈敢自明然所累國體甚大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巷伯疾讒至欲投畀豺虎有北誠



痛憤之深然欲止之非推究不可采苓之詩正讒之道伏望少留鈞念不獨某受其賜而已惶恐惶恐

與秦相公第十三書別幅

某月日自衡州發

荆湖凋敝之甚蓋緣連年為群盜占據蹂踐應副宜軍錢糧悉出科率州縣官員類皆權攝與公吏通同作弊應科須錢糧皆無簿歷可以稽考于田畝上大椿數目餘催納外其餘不催納者盡是暗賈取受以故民力重困而夏秋正稅却不催理事皆倒置某入境之初詢究民間疾苦無大于此已將科須一切罷

免建炎四年紹興元年分正稅將應干科須與剋折外餘數并今年正稅並合舉催以充贍養官兵之費第民戶逃徙田疇荒蕪又值秋旱成熟之處不多全藉州縣官得人庶几勞來安集漸使復業已一面依所得指揮遴選辟置外深慮中部先有授下人為見料理稍成次第却來赴任致辟置官不安心職事已具申奏乞辟置官已到任去處先授下者到更不放上欲與別辟一般差遣伏望鈞察施行不勝幸甚近蒙朝廷存留岳飛一軍本路措置盜賊仰荷特達

應副猶未勾回間忽聞續有指揮以岳飛奏陳本路盜賊並已平盡依舊令江州屯駐殊失所望目今曾成劉忠仍復擁衆如故馬友李宏徒黨散漫作患楊么雷進鄧裴鍾相殘黨占據巢穴乘間劫掠出沒自若謂之平盡可乎飛憚于回軍輒敢欺罔朝廷理須行下本司體究着實乃為得體今遽已改命使武夫悍卒謂朝廷可欺以自便帥臣不能制其行事恐非計之得也如岳飛果已別降指揮不敢再三煩紊朝廷只乞撥還韓京吳錫吳全三項軍馬庶几貼助現

管單弱之兵可以支吾目前不然決難以自立韓京吳錫等乞回避岳飛望備錄申樞密院併乞照察

比見朝廷行下因福建等路宣撫司奏而獎諭李宏若欲權濟一時之事則可以謂正當如此則恐所以聽察者過矣馬友李宏均為盜賊占據潭州率歛奇酷不為無罪然已受朝廷旨命為副總管宏擅誅叛可乎宏既誅友劫掠公私財物悉用船裝載岼下遣宣撫司兵到故不得遯去謂激于忠義可乎現在馬友徒衆不受招撫皆挾此以為言某竊謂非報李宏

以正曲刑不足以服羣盜之心輒具奏聞願相公試思之今日紊亂軍政莫甚于招誘投換近過吉州輒為韓世忠下看管營寨統領官段思用利物招收去五百餘人雖近因岳飛申明朝廷立到賞格恐不能禁止當坐所招收官庶凡有所懲戒併望炤察不宣昨蒙降旨令福建等路宣撫司將勾抽去辛企宗下人兵盡數撥還本司及令班師日將餘剩財物盡數撥付本司荷朝廷之恩厚矣累闕益參政勾抽去呂直李守恭等九百餘人馬一百三十餘匹並不曾撥

還一人騎班師之日相載而歸並不曾撥到分文顆粒第虛煩詔枉費文移而已良用慙怍某與孟富文不為不厚前此在福唐亦甚款乃不知其臨利害如此亦間對賓客言以某陳情之故頗不能平深恐從容造膝又有翟公異之作敢望相公敷奏之間先為及此庶几不能上惑聖聰莫大之幸傷弓之禽何所不慮伏願相公曲賜矜察

伏蒙垂諭張士衮已如鈞旨某有合得恩例欲與舍弟文林郎緯陶鑄一監獄廟差遣敢望留念惶恐惶

恐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十八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十九

書十二

與權樞密第一書  
與權樞密第二書

與權樞密第三書  
與翟叅政書

與程給事第一書  
與程給事第二書

與程給事第三書  
與程給事第四書

與權樞密第一書

伏審光奉贊書進登宥密之地廊廟得人搢紳胥慶  
矧茲疎拙雅荷照知欣愜之情倍百常品輒具短啟

叙賀伏祈鑒念

前年秋間幸于德興邂逅使旆少款緒言良以為慰  
間違忽復許久自藏山林不果通記室之間中間承  
峻登八座亦稽修慶悚仰之情無以自喻天步艱難  
非得英偉之才相與協濟何以振起中興之功正人  
登用善類有依恢復可俟誠為天下賀非獨區區之  
私幸也

某憂患之餘衰病日加惟思退藏不敢復與世故今  
春間忽蒙上恩付以荆廣四路之寄深慮絲薄不足

以仰副委任具奏辭免蒙遣中使降賜趣行不容遜  
避第增感懼逼于天威已祇受告命就福州開司今  
月之六日起離上道已次昭武閑廢之久習成疎懶  
乍茲搃戎尤非所宜加以前此謠諑之深思慮過當  
動輒畏縮未知所以能濟數日鬚髮頓白遂成衰翁  
良可歎也辱照素厚必蒙矜念有少情懇具別幅呈  
伏乞留意惶恐惶恐

朝廷于荆湖置兩宣撫司故種、事多相妨前此令  
將帶任士安所部軍馬千餘人由廣東之任因令撫

定廣南州縣但欲令與孟韓二帥相避而已今則湖南巨寇侵擾二廣事勢危急續降指揮遂令前去措置保護夫以曹成賊馬十餘萬人能戰之兵不下三萬而欲令以千餘疲卒趣往保全廣南兩路揆之情事不亦難哉已累具奏乞依近降許用呂相昨任江東安撫大使畫一內人數差撥兵將至今未奉回降指揮為今之計非朝廷盡數應副及令韓世忠親統一二萬精銳兵將同共前去措置誠恐未易支吾再有申奏論之頗詳伏冀鈞念早賜施行不勝幸甚

某疎拙寡與再顛再躓瀆于死者屢矣仰荷上恩保全以至今日又蒙收拭錄用顧將何以報稱于萬分之一雖觸隆暑涉長道冒瘴氛當劇寇其又何敢辭今茲又幸故人居本兵之地有孝友之張仲知自免于煩言此所以喜而不寐也二相炤察頗深獨公巽以建炎初守會稽盡放和預買嘗降其兩官之故頗不能平去歲同寓長樂不相往來遣人致區區之意亦不報復深恐蓄憾未已近所書啟以謝不敏未知能釋然否此恐公所欲知而某輒敢以浼聞愧仄愧

愧仄傷弓之禽驚于曲木伏辜痛察

與權樞密第二書

某頓首拜啟樞密端明台座比兩拜書并啟目必已呈浼暑氣正隆不審近來動靜何似伏惟神明協相鈞侯萬福某總師已次南豐本欲取徑路以趣廣東適被受金字牌降下指揮令前往長沙置司又須改途惟是荆湖久為盜賊之所肆據孟韓二帥已有旨趣令交割班師深懼緜薄無以為善後之策仰副委任夙夜震悚未知可濟惟遠賴輝光有以照矚之耳

正阻叅陳承敢與為天下自重

韓孟二帥已蒙朝廷特遣統領重兵以臨湖湘間以暑月之故未曾進兵措置盜賊惟曾成一項已為岳飛所破有就招撫之意未知今復如何其餘劉忠李宏楊華雷進楊么郎鍾相殘黨凡不十餘頭項劇賊負固自若馬友現以十萬衆蚕食長沙亦未放散今孟韓二帥得旨催促結絕交割訖赴行在深慮此逐項巨寇非旬月所可措置其勢決須留遺後人非得重兵及名望已著近上武臣存留本路措置招捕安

能有濟輒具奏乞留岳飛就潭州駐劄并乞撥還韓京等三項軍馬踏逐到楊惟忠統領官胡友毛佐人兵乞撥充元降畫一二萬之數凡五狀具申密院別副錄事目拜呈垂念特與應副不勝幸甚之至

別幅

今具奏聞及申樞密一切事件謹列下項

一狀為已遵依聖旨取徑赴潭州置司緣荆湖盜賊未曾措置平定孟庾韓世忠恐得召赴行在指揮便行交割乞更賜詳酌指揮事

一狀乞存留岳飛軍馬且于潭州駐劄措置盜賊及撥還韓京等軍馬事

一狀乞指揮孟庾韓世忠撥還時斲差出辛企宗下人兵事

一狀踏逐到楊惟忠下統領官胡友毛佐人兵乞撥付本司使喚事

一狀乞指揮福建等路宣撫司遵依近降聖旨指揮候班師日除度量合用財物外將其餘錢糧銀絹等盡數撥付本司不得別作名目占破事

右具呈  
某再拜



與權樞密第三書

使臣自行在遠伏蒙寵賜翰墨勞問殷拳有加蓋紉眷予之渥不勝感佩竊聞朝廷以北報有警頗飭邊備樽俎折衝當有成筭第區區之意以為端的深報宜亟密付沿江諸帥使預為隄防且嚴行告戒入某路則某路為之應援度几併力合勢可以有功如使坐視不救則非計之得也時炤僭易悚息悚息荆湖連年以來為羣盜蹂踐州縣悉皆殘破官吏類多權攝民困于科須田疇荒蕪財力空匱殊未知其

所以為撫循料理之術自非朝廷寬其銜洞照悃幅允所陳請一一矜從則何以使之自試而收尺寸之效前有十數事皆目前急務申奏聽旨敢望鈞慈特賜一言之贅兩路受賜誠非淺也輒以事目具劄子拜呈幸冀垂念不勝惶恐

近蒙朝廷差岳飛在本路措置盜賊被受劄子未旬日間已別有指揮如止坐飛奏而改命恐武夫不復可號令矣本路盜賊初未衰息馬宏李宏雖已殺捕然其徒黨散漫作患曾成劉忠雖經潰敗而其首首

擁衆自若楊么鄧裴楊華鍾相殘黨據巢穴出沒如故飛乃以為平盡可乎朝廷不加體究遽從其言非計之得也既已如此不復敢再有請但乞存留吳錫吳全韓京三軍共五千餘人庶几可以支持目前不然決難自立敢望鈞鑒特賜矜從速與行下幸甚

與翟叅政書

昨者流寓閩粵幸大旆先止三山亟欲造謁以叙積年間濶傾仰之素客或謂執事以建炎初故頗不釋然又方謝絕賓客逡巡而未敢盡誠恐將軍有意督

過之也羣寇繼作遷徙不常居無何執事已趣裝赴召竟不獲徹聲聞于典謁者每一念之慙汗無地近輒修尺牘少謝不敏伏蒙誨諭鄭重眷與之情溢于辭翰既恨為小生所誤又愧以區區鄙陋而竊量君子之心也已幸貫過敢不改事桑榆之狀期無負于古人耳伏冀恕察不勝幸甚

某初得旨由廣東之任以孟參先至荆湖兩司不可同在一路之故非有他也繼以曾成猗獫乃有保護二廣置司捍寇指揮觸隆暑戴星而行已次南豐忽

奉金字牌降旨令徑赴長沙新任且趣孟韓二帥班  
師韓兵屯建康岳飛屯九江事變如此豈江北之有  
警耶荆湖劇寇十餘萬項衆數十萬獨曾成一項為  
岳飛所破殘黨有就招撫之意餘皆未曾措置負固  
自若今重兵名將一旦盡去不知何以為善後之策  
某輒具奏乞存留岳飛軍馬駐劄長沙率馬友以討  
劉忠以次招捕餘盜萬一沿江警急順流應援未為  
後時岳飛留則二帥可還二帥還某乃可到任交割  
措置事勢不得不爾奏疏論之頗為詳細望叅政試

取閱視更與右揆熟議速降指揮幸甚幸甚

伏蒙垂諭種々悉如所請應副仰荷眷念今日之事  
惟兵將錢糧為急畫一內弓兵五萬項獨得辛企宗  
一項兵企宗謬懦無取祇藉其兵頗精銳近聞兵之  
良者皆為韓侯取去殊失所望數日之前被受樞密  
院劄子撥到韓京吳錫吳全三項軍馬不旋踵復差  
與岳飛雖蒙却撥杜湛下人兵填補緣湛已係湖北  
聽節制之兵初無所益此朝四暮三之說也業已具  
奏乞撥還逐項及再行踏逐楊惟忠下兩項軍馬敢

望垂念本路錢糧固已闕乏乞幸朝廷許令福建等  
路宣撫司以餘剩之數盡撥應副本司更俟撥到見  
得已未足用續具申稟夫四支所以能運動全在腹  
心閩外之事朝廷留意乃可收尺寸之效惟公念之  
伏蒙寵答長箋詞旨高古數十年來殆無此作欽玩  
無數不能釋手第褒予過當豈淺、迂陋之所敢當  
佩服眷意不勝慚感謝謹叙謝悃以報萬一仰恃知  
炤此書更不敢具外啟伏幸恕察

與程給事第一書

某頓首啟伯為侍讀給事台座近累上狀當一一呈  
浼連辱誨翰不勝感幸見報有二卿之除旋聞諸郡  
方以為訝承諭及乃知其詳得此月初邸吏申有旨  
還舊物計已供職大暑近來動靜何似伏惟台候多  
福某觸熱戴星而行已次南豐本欲取便道趣贛上  
以如番禺適被金字牌指揮徑赴長沙置司得免提  
兵遠涉瘴鄉良以為幸第孟韓二帥殊未曾措置荆  
湖盜賊獨岳飛能破曹成尚未了當已有催促班師  
指揮韓世忠屯建康岳飛軍屯九江事體一變且遽

何也豈江北之有警耶正阻承晤切莫為國自重湖  
外盜賊如劉忠李宏楊華雷進楊么郎鍾相殘黨等  
十餘頭項見數者二十餘萬人小者不可勝數馬友  
以十萬衆蚕食長沙勢雖不甚猖獗亦擅置官吏肆  
為誅求民不聊生孟韓二帥提重兵久駐廬陵皆未  
曾措置獨岳飛能以偏師敗曾成十萬之衆殘黨有  
願就撫之意未知今復如何孟韓遽趣交割班師岳  
飛亦以所部徙屯他路是朝廷所以遣名將重經營  
兩路者一旦盡去今一書生獨當豺虎兵既單少又

無近上威名之著武臣與之共事何以能濟群盜窺  
見事勢如此又復蜂起其害未艾竊恐諸公思之未  
熟也但以委任益韓及遣某由廣東之任初意與今  
來所降指揮觀之事理豈不甚明為今之計非留岳  
飛在本路事勢決無可為之理奏疏論之甚為詳晰  
輒錄副本申呈伏幸留意詳閱因見右揆為力懇之  
能用此言非惟疎拙可以待罪聞外數路實受其賜  
于國體所係匪輕不然願掛冠神虎乞骸骨以歸山  
林雖譴責亦所不敢辭也千萬照察惶恐無地

朝廷曲留如此莫且少安時艱願且隱忍以濟國事  
去冬群賢委進善類相慶今屈指所存無幾矣江兆  
近耗如何忽得韓岳屯兵江上之報初甚駭之徐思  
尚令疾速措置荆湖事宜交割及韓侯有八觀指揮  
却似差緩必是有警預為之防也大抵比年多隨事  
支吾初無先定規畫有事則遑遽事過則慢弛習成  
此風欲無倉卒之憂得乎沛國萬壽之召出自朝廷  
意否此公偽楚懿親其操術足以感移心意豈宜在  
此地耶當明受之際既無大節可稱又降指揮召為

楚戚屬其禮意之厚雖起伊呂不過如此不知此何  
意耶若以謂尊崇邦昌親屬強敵便須休兵竊恐必  
無此理不然其意安在恐右揆初不知此一段事願  
以白之其所降指揮求于官司可得也借易借易

與程給事第二書

近遣使臣至行在嘗奉狀當已呈浼秋暑異常伏惟  
台候多福區、已次臨川朝夕自廬陵以如衡永弟  
孟韓見在湖南終恐相妨已具奏申明矣長沙馬友  
為李宏所殺公私劫掠一空益難料理皆措置稽緩

可致也荆湖群盜猖獗自若未知所以綏靖之方有  
可以見教幸不鄙外餘惟為國自厚前對光寵  
近降指揮令孟韓疾速措置湖南事宜交割與本司  
訖發赴行在昨日又得金字牌降到指揮令韓侯一  
面發遣軍馬往建康駐劄是不復候措置了當即行  
班師回軍朝廷遣孟韓二帥提重兵自福建移師江  
湖踰半年初未嘗措置得了一事曾成為岳飛殺敗  
徒黨猶八九萬散漫于全郡道永武岡之間未就招  
撫李宏殺馬友以據長沙劉忠聚舟船以屯君山其

餘十數頭項劇賊皆負固恃衆出沒作患自若以重  
兵臨之次第招捕非半年未能就緒而二帥以趣召  
之故欲以旬月定之有此理否倘江北有警欲韓侯  
屯兵駐建康以為防備亦須且留岳飛一軍在本路  
措置收拾後段庶几不甚為狼狽今乃并飛軍徙屯  
他路號令忽遽首尾不相照如此寧朝廷未之思乎  
第追思元遣孟韓宣撫江西荆湖之意及自到荆湖  
已奏措置了當若于盜賊現今所存若干及本司元  
被受指揮皆令候孟庾韓世忠措置盜賊了日之任

今乃遽交割數十萬盜賊以數千烏合之兵使招捕之果能有濟否節便自可見若從所請留岳飛軍某尚敢承當不然願先以罪去猶愈于將來誤國事也願公特為見右丞相力道此懇今日之事必求可濟非敢有所要也某前奏謂韓侯之兵宜分屯九江得其書亦以為建非其所便願在江西宣力鎮江劉建康呂皆重兵也江西以韓湖南以岳正得分布控扼之策更願與廟堂熟計之幸甚幸甚

奏檢錄去恐欲知本末故也

與程給事第三書

近累上狀當一一呈浼伏被六月中書賜竊審動靜勝常感慰無已秋暑未闌邇來君侯何如某現已次臨江遠苦癘痢少留數日調治會馬友下潰兵數千人破筠之新昌上高去此止數十里郡人震恐已遣使人齎旗榜往招撫之如肯聽從須少待其來料理之不然即遂徑趨廬俟朝廷回降乃如衡湘間北行種、室礙蓋是除授草、不慮始不要終之故今荆湖群盜雲擾餘波溢于鄰路大費收拾而孟韓二帥遽欲班帥重名將兵一旦盡去何以善後馬友李宏



曹成之後自己散漫而劉忠者以願就招撫款宣司  
陰為窺伺誘降招納曹成徒眾萬餘人勢益鷓張如  
韓侯不到此一項遽領兵以如建康即荆湖之患未  
艾其餘支節徒黨之屬又不論也已累具奏乞存留  
岳飛軍馬且于本路謹及撥還韓京吳錫吳全等兵  
且就隣路江西應副錢糧以濟目前之闕屈指計日  
以俟報而朝廷漠然不知其何以故豈遂制  
荆湖于度外而區區謀慮一無足取耶某賦分數奇  
動多齟齬每願終老山林不復與世故而今者誤蒙

諸公推挽牽強至今疾病交攻心勦形瘵自度卒不  
能以勝此重任願上乞骸之章以全晚節行剡奏矣  
夫魚肉具然後可以責庖人之精粗材石具然後可  
以責匠氏之巧拙今物料悉不應副而欲使之虛受  
責重其可乎但以元降指揮令侯孟韓二帥措置盜  
賊了當日之任與今來事勢觀之不待深考而已可  
見幸乞特為見秦丞相備言之易所謂羝羊觸藩不  
能退不能遂者正今日之事也餘惟為國自重幸甚

與程給事第四書

比入湖南境遣人赴至行在嘗拜狀必已呈達使臣  
還辱承華翰殊荷鄭重之意秋高氣清伏惟瑣闥多  
暇台候康福區：少留衡陽先遣官葺治諸軍營房  
颺勉即如長沙始到本路百事全集如治亂然已不  
勝其疲勩矣目前尚可竭力支吾秋冬之交萬一北  
邊有警急之報兵力單弱錢糧空匱不知將何以為  
策中夜思之不寒而慄未有承晤之期敢冀為時自  
厚謹上狀呈動靜不宣  
本路積弊在于科須官吏通同為奸皆去其藉不可

稽考民以重困某入境之初首先罷之卻令州縣權  
理正稅以給養兵之費目前雖覺費力料理就緒他  
時却須見效有數事不免于朝廷降指揮如撥歲額  
錢回易運廣西鹽以足民食而抑私販取其贏餘養  
軍皆惠而不費者幸借一言使早降指揮庶几可以  
隨時措置其餘如乞就廣西撥馬吉州撥衣絹皆決  
然不可闕者不幸留念岳飛聞已別降指揮章奏累  
上僅得之而飛一奏即免行事至于此夫復何言但  
得依舊撥還韓京吳錫吳全三項軍馬庶几目前粗

可支吾不然勢決難立聞諸公似以此方為遠而當  
緩殊不知心腹手足同為一體豈可遂置度外哉易  
所謂羝羊觸籬不能退不能遂者正今日事也承諭  
天下形勢在荆南恐未為確論今日至要處乃在襄  
陽控引川陝襟帶江淮下臨舊都連年棄置不復料  
理失此則中原不復可圖矣雖然能立能步然後可  
以趨走今日國體猶未能立而欲趨走可乎近有旨  
令益叅以勾抽去兵盡數撥還本司以班師日餘剩  
財物盡數撥付本司意則厚矣兵未嘗撥還一人一  
騎財物未嘗撥到分文顆粒虛煩詔令徒切自愧奏  
狀檢輒納呈恐欲備見本末區區既已到湖外似非  
避事但得一兩司之間別無警急之報措置數處盜  
賊就緒便可塞責丐歸山林如伯禹方當為朝廷判  
白黑明是非使公議有所主盟求去之堅非士大夫  
所望于左右也勉旃勉旃

卷之一百十九

十一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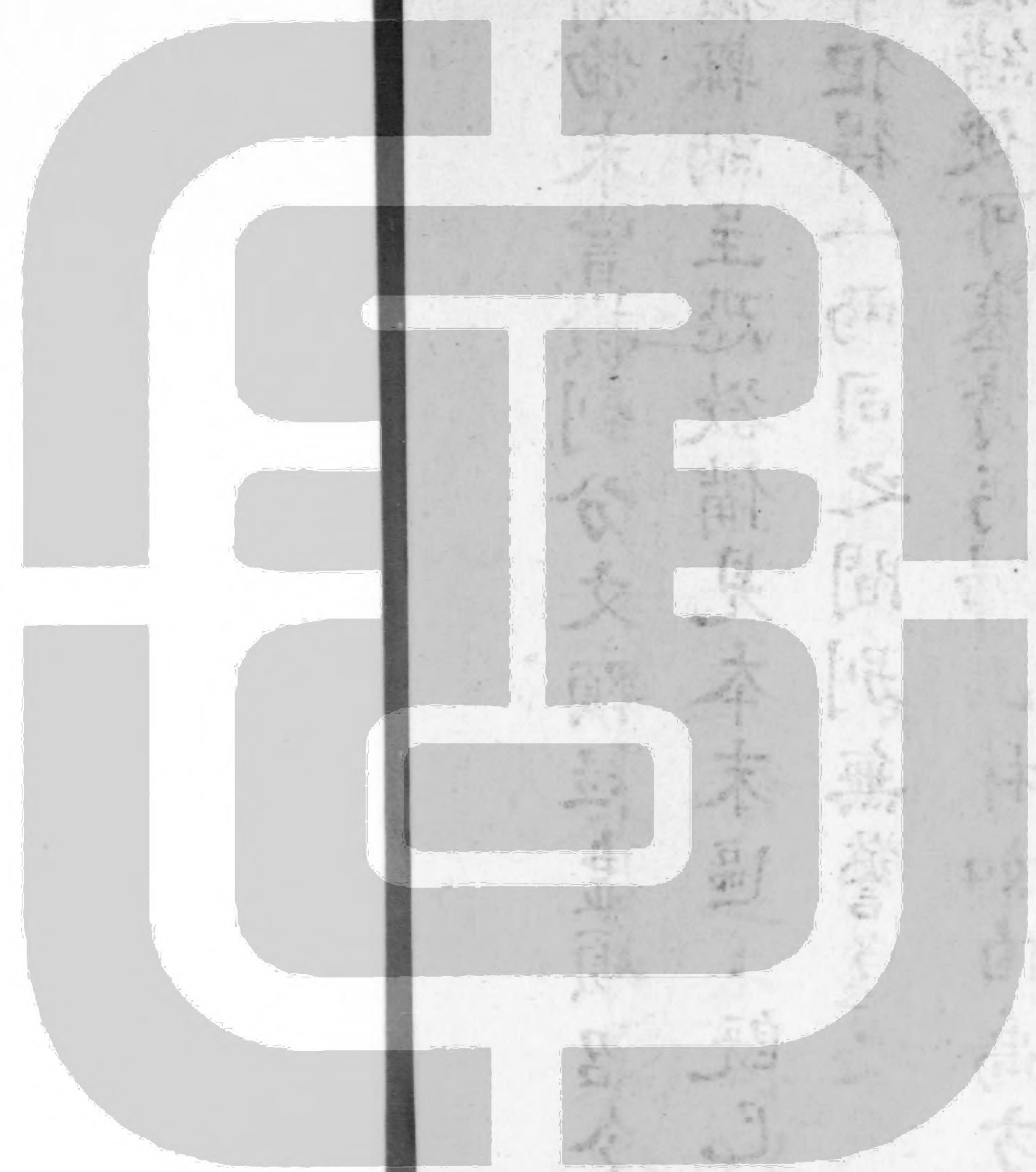
...

...

...

...

...



卷之三